

奧國顯尼
志勞原著

死

段可情譯
現代書局



死



1954
第 0.60 卷

死

顯尼志勞原著
段可情譯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3 0

已經將近黃昏了，瑪麗從椅子上起來，她等他，在此地坐了半點鐘的時候了。起初她在看書，過後她的眼光，轉向着那邊夾道林的進口邊，是注意到非立斯的到來。在平時，他是不會讓妳等候這麼久的。這時也有點涼意了，但是同時這空氣，依然是像過去了的五月天氣一般的溫和。

這時是莫有許多人在園子了，並且這些散步的人們的隊列，都向着大門邊走去，因為是應當關鎖的時候了。當瑪麗接近出口的辰光，纔看見非立斯，雖是他已經來得很遲，但是他還是在慢慢地走，最先他的眼睛，同她相遇的時候，他纔稍為走快一點。她停住不動地等着他，當他微笑地去和她握手，她纔懶洋洋地伸出手來。並且用着溫柔而微帶不滿的調子問着，“你應當工作到現在嗎？”他挽着她的膀臂，一

點不答應，“怎樣？”她問道，“是的，孩子，”他纔說道，“我簡直完全忘去了看錶。”她從側面注目他，覺得他比平常更蒼白些，“不相信嗎，”她柔和地說着，“這是好了一些，你就將要爲你的瑪麗，更多一點操心嗎？讓你把你的工作停一些時間，我們現在要多去散步，是的嗎？你要常常同我離開屋子的，”

“這樣…”

“是的，菲立斯，我決不讓你再是單獨一個人的。”他忽然很迅速地看着她，“你要幹甚麼？”她問道。

“莫有甚麼！”

他們倆已經達到出口了，夜間的市聲，很明顯地繞着他們。這時好像春天是滿佈在全城，而隱伏一種無名的幸福一樣，“你知道麼，我們能夠做甚麼？”他說道，“怎樣？到遊藝園去嗎？”

“哼！不去，近來那下面是這樣的冷法。”

“但是，你看，在這街上，差不多是很悶熱的，我們可以馬上就轉來，我們走就是了！”他說着中止了，並且現出茫然若失的樣子。

“是的，菲立斯，告訴我，你說甚麼？”

“怎麼樣？”

“你在想甚麼？你是在我的旁邊，在你的女人的旁邊！”

他用他錯亂而不整的眼光，呆視着她。

“你！”她驚呼起來了，並且緊緊地抓住他的肩膀。

“是的，是的，”他纔恢復元氣地說着，“這裏是太悶熱了，我不是精神錯亂！若是這樣，也不許你向壞處去着想。”他們取一條經過小巷到游藝園的路徑。菲立斯是更比平時沉默了，這時那些街燈，已經是燃着放光了。

“你今天去過亞爾佛家麼？”她突然問道。

“爲甚麼？”

“這是你的意思喇。”

“爲甚麼？”

“你昨天晚上，不是覺得這樣的虛弱嗎？”

“自然喇。”

“那嗎爲甚麼不去亞爾佛家？”

“不去。”

“你看，昨天你還是病着，現在又要到潮濕的遊藝園的下面去，這真是太不注意了。”

“哼，這是沒有關係的。”

“不要這樣說，你會要完全衰頹下去的。”

“我請你，”他差不多用着帶淚的聲音在說。“我們走好了，我渴望着那遊藝園，我們要朝那裏去，那裏近來是多們樣好法，你知道麼，在園子的大廳內，也並不見得怎麼風涼。”

“是的，是的。”

“真的不風涼，今天本來就和暖嗎。回家是不能夠的，這是太早了，並且我也不願意到城裏去晚餐，因為我今天沒有興趣，坐在那旅館的牆邊，並且那吸煙的煙霧，對於我也有害的。此外，我更不願意看見許多人，因為精雜的聲音也使我頭痛嘍！”起初他很快地說着，並且聲音也比平常高，但是到最後一句，聲音就低下去了。瑪麗緊緊地拊着他的膀臂，她很焦慮，所以腔也不開，因為她覺得她自己的聲音中，帶有眼淚了。他告訴她，他的渴望，祇感覺到遊藝園中清靜的飯館，與乎在綠色和幽靜之中的春夜。以

後，他們倆沉默了一些工夫，她發見在他的唇上，出現一個弛緩而疲弱的微笑，當他掉轉過身來向着她的時候，他試去在這微笑之中，現出一個幸福的表情來。她很能認識他，所以覺得這是容易做出來的強顏。

他們是在遊藝園了，從大路曲折而入，及差不多完全是在黑暗之中消逝了的第一道夾樹林，引着他們到了目的地。在那裏立着一座簡單的酒館，這大的花園，差不多全是光亮了，這些沒有檯布的棹子，已經立在那裏，椅子都靠着棹子旁邊，在這修長的綠色鐵柱上的球形街燈內，閃着牠暗紅的光綫。有一對客人，坐在那裏，店主人也坐在那裏陪着，瑪麗和菲立斯從他們旁邊走過時，這主人脫了帽，站起來招呼，他們打開到花園大廳的門，使那些快要滅的瓦斯燈的火焰，却依然發出一點光亮來。一個細小的青年堂官，坐在屋角打盹，他很快地起來，忙忙地走去，把瓦斯燈的龍頭，再去扭亮一點，並且去幫助客人脫卸衣服，他們坐在一個屋角邊，在這時真是淒涼的黃昏了，他們把椅子完全拉攏來相近在一塊兒，沒有經過

長久的選擇，他們就定下一些吃的和飲的，現在祇有他們倆了，僅僅從進口處，射來那暗紅色的街燈的光綫，這時大廳的四角，也消逝在半暗之中了。

他們倆依然是沉默着，到最後來，瑪麗很焦慮地用着她顫着的語句，開始說出來，“非立斯，你到底是怎樣了？我請你，告訴我。”

那樣的微笑，又從他的唇邊出現了，“沒有甚麼，孩子，”他說道，“不要問，你是知道我的心情的，是的嗎，——或者你是永遠還沒有知道呢？”

“自然，是知道的，不過你雖然沒有惡的心情，但你是這樣地鬱鬱不樂，我看出來，這個一定有個原因在的，我請你，非立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定要說出來，我請你！”

他做出一個不能忍的樣子，同時堂官端着所定的東西走進來了，當她再說一遍：“告訴我，告訴我。”的時候，他使了一個眼色給這個青年堂官，並且同時做一個憤怒的動作，堂官走了，“現在祇有我們了。”瑪麗說道，她向着他挨攏去，把他一雙手拿到她的手內，“你是怎麼樣的？怎麼樣的？我是應當知道的，你

不愛我了麼？”他默然，她吻他的手，他慢慢地把手抽出來。“怎樣，怎樣？”他用他求救的眼光，四下瞧着。“我請你，讓我好了，不要問，不要焦灼！”她讓他把手抽回去，並且瞧着他的面龐，“我願意知道這個，”他站起來，並且做了一個深呼吸，纔握着兩手，放在他的頭邊說道，“你把我弄瘋了，不要問，”他用那凝視的眼光，像那樣地立了一些工夫，她害怕他看着空間的眼光，他自己又坐下來，很平靜地呼吸着，並且面龐上充滿了疲乏的容態，在幾秒鐘之後，一切痙攣的現象，都離開他了，他纔親切地向瑪麗輕輕說道：“吃吧，渴吧。”

她很服從地拿着叉子和刀子，並且很憂懼地問道：“你也吃麼？”“是的，是的，”他回答道，但是依然是靜靜坐着，也不動手，“那嗎，我也不能吃了，”她說道，於是他纔開始吃去喝，一會兒，他又無聲無聞地，把叉子和刀子放下，兩手把頭掙着，也不看瑪麗一眼，她緊閉着唇注視了他一些工夫，她纔把伸遮着臉的膀臂拉開，並且看着他那放光的眼睛，在一剎那中，她叫起來了，“菲立斯，菲立斯，”他開始很熱

烈，以後就嗚嗚地哭起來了，她把他的頭，放在她的胸口邊，用手撫摸着他的頭髮，親着他的額頭，她想把他的淚珠吻掉，“菲立斯，菲立斯！”他漸漸哭得很低了，“寶貝，你怎麼樣的，我惟一無二崇拜的寶貝，說出來嗎！”他的頭還壓在她的胸懷，所以他的話是很鈍重地發出來：“瑪麗，瑪麗，我不願意向你說，再有一年，萬事俱休了。”現在他哭得很劇烈，和高聲了，她是如死人一樣的蒼白，張開着眼臉，但她是不明白，也不願意去了解，這時有一點心冷和恐怖而使她奮怒着，直到她忽然喊叫起來：“菲立斯，菲立斯！”她於是把他撐起來，看着他倒在她的懷裏的哭喪的面龐，他看她跪在他面前了，悄悄地說道：“站起來，站起來。”她順從他的話，機械似地站起來，坐在他的對面，她不能說話了，她不能發問了，而他又深深地沉默了兩秒鐘，突然用他的眼光，望着上面，好像有很難解的事，壓着他一樣，於是大聲呼叫，“壞了！壞了！”

她又開口了，“來嘍，來嘍！”但是她不再說下去，“是的，我們走吧，”他抖動一下地說着，好像要把甚

麼東西，從他身上搖掉一樣，他喊叫堂官來算賬，他們倆匆匆地離開了大廳。

外邊的春之夜，靜靜地繞着他們。在那黑暗的林道中，瑪麗停着不動，握着她愛人的手：“結果請你向我說個明白——”

他完全是變成平靜，要向她說甚麼，是很簡易地說出來了，好像這本來是沒有甚麼特別一樣。他把他的手抽出來，撫摸着她的兩頰。這時是多們黑暗，差不多他們祇能互相看見自己。

“那嗎，不要發驚，小瑪麗，一年是很久的，是這樣久的！即是說，我還有一年的生存。”她呼喊起來：“你是發瘋了，你是發瘋了。”

“這真是不幸，我要告訴你這個話，或者是感靈。但是你要曉得，這完全單獨知道，與乎這樣寂寞地榮繞，永遠去用着思想，我差不多是不能忍耐得更久了。恐怕對於你是很好的，免得臨時憤憤。來，我們站在這裏做甚麼？瑪麗，我自己對於這種想像，已經是習慣了。我老早就不相信亞爾佛了。”

“你莫有去過亞爾佛家麼？那些其他的人是不會

明白的。”

“你看，孩子，在我不明白之下的最近一週內，我是這樣恐懼地苦悶着，現在是較好了，現在我已經是知道一些了，我去邁白納教授那裏，他最少是把真象告訴過我的。”

“不然嘞，他到不是告訴你的真象，我保險他是使你害怕，因而纔去注意嘞。”

我親愛的孩子，我是很正經同這個人談過話來的，我應當要明白，你要曉得，這也是爲你的。”

“菲立斯，菲立斯，”她驚呼着，用她的雙手把他抱着，“你說些甚麼？沒有你，我就是一天，甚至於一點鐘，也不能生活的嘞。”

“來嘞，”他很平靜地說着，“不要着急。”他們已經到了遊藝園的出口了，熱鬧與光亮，繞着他們，變成有生氣了，街上的各種車聲，電車的鈴聲，汽車的喇叭聲，與乎火車的重車輪，經過橋梁的聲音，都送過來了，瑪麗是震動，她覺得這些生活，好像都含有嘲笑和敵意，而使她痛苦一樣，她拉着他同她一塊，不向那寬闊的大街走去，而是穿過鄰近一條靜寂的

小巷，走上回家之路。

一剎那她的腦子裏覺得他要喊一個車子的樣子，但是她生氣了，向他說道，“我們可以慢慢地步行喲。”

“你是不會死的，不會的，不會的，”她半高聲地說着，她的頭，緊貼着他的肩頭，“若是沒有你，我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我的親愛的孩子，請想別的好了。我甚麼都是想過來的，是的，你要知道，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總有一次要引到那極邊的界限去的。”

“這是沒有界限的。”

“自然喲，我的寶貝，這是沒人相信的，就是我自己，在此瞬間，也是不相信的，這真有點不可了解，是不是？想想看，我現在同你一塊兒在走，並且又同你說話，而且聲音來得特別高，你是完全聽得見的，但是在一年之內，我冷冰冰地躺在那裏，恐怕已經是腐爛了。”

“停住，停住！”

“並且你，你將如現在一樣，完全是這樣的康健，也不過是因為哀泣，或者要憔悴一點，但是再經過一

夜，與乎許多的夜，並且從夏到了秋，到了冬，依然回到春天來，那嗎，我已經是有一年之久死去，而冰冷了。是的嗎，那你又怎麼樣了？”

她哭得很傷心，眼中的淚水，經過兩頰，一直流到鬚子下面去了。

在他的面上，經過一個失望的微笑，他在齒牙之間，發出熱烈而酸辛的細語：“恕罪嘞。”

當他們向前走的時候，她還是嗚咽着，而他依然是沉默，他們側身從市立公園方面走去，經過一些黑暗靜悄而寬闊的街道，從公園灌木叢邊，吹來一陣微微的淒涼的野黃楊的氣息，襲着他們，他們慢慢地向前走去，在旁的一邊，是一些單調的灰色和黃色的高屋。那高聳在夜裏的深藍天空裏的卡爾教堂的偉大圓頂，漸漸離他們很近了。他們向一條側街轉灣過去，差不多就達到他們住的屋子了。他們懶洋洋地上着那微弱光線照着的樓梯，並且在那些過道的櫃子和門的後面，有一些下女們談話的笑聲，在兩分鐘之後，已經把在他們之後的門，關着了，櫃子是開着，在梳粧台上，放着一個有兩朵深紅色玫瑰花的瓶兒，香氣

充滿了房中，從街上傳來輕微的市聲，他們倆走向牆邊去，在他們房屋的對面，一切都是清靜和黑暗了。他然後坐在沙發上面，她把百葉窗關着，並且把簾幔放下，她去點亮，把蠟燭放在棹上。他一切都沒有看見，他埋着頭坐在那裏。她挨近着他，“非立斯，”她喊着，他抬起頭來微笑着，“孩子，怎樣了？”他問道，當他用溫柔的語調，把這句話向她說出來的時候，使她感覺到一個無窮的恐怖。不，她不願把他失掉了，的決不！決不！決不！這也不是真的，這是不可能的。她試去說話，想把一切的話都告訴他，她投向他，但是她沒有勇氣把這一篇話說出來。她把她的頭擱在他的膝上，祇是哭泣。他的手，停在她的頭髮上。“不要哭，小瑪麗，不要再哭了，”他溫柔地悄悄地說着。她抬起頭來，好像一個極好的希望，降臨到她一樣。“這不是真的，是不是，不是真的嗎？”他向她接着長而且熱的吻，然後他幾乎很堅決地說道：“這是真的，”他立起來，走向牆邊去，立在黑影當中。那蠟燭的光輝，在他腳邊閃搖。在一些工夫之後，他開始說話，“你應當把你的思想弄成習慣，祇簡單地思想，我們是這樣互相

地在走着，你不應知道麼，我是沒有幾多日子，活在世上的喇。”

她顯出沒有聽他的話一樣，她的面孔，是懸在沙發的墊子中的，他往下說道：“若是一個人，把事情朝哲學方面想去，那一定莫有這樣害怕的。何況我們還有許多時間，要很幸福地生活着；是不是，小瑪麗？”

她忽然用着大而沒有眼淚的眼睛，瞧上來，然後急急地向他走去，緊貼着他，拿着他的雙手，壓着他的胸部，悄悄地說道：“我願意同你一塊兒去死喇。”他微笑着，“這是小孩脾氣，我不是這樣小氣的，如像你所相信的一樣，我也沒有權利，把你拖着同我一道。”

“我沒有你，就不能生存。”

“你有好久是沒有我的？當我和你認識一年以前的時候，我已經知道我是完了，我雖不完全知道，但我在那時却有點覺得。”

“你到現在也沒有知道。”

“是的，我是知道這個的，所以我現在，給你的自

由。”

她更緊緊地貼着他，‘接受這個，接受這個，’他說道。她沒有回答，祇瞧着他，好像她還沒有明白一樣。

“啊！你是這樣地美麗，與乎這樣地健壯喇！你是有一種鮮明的權利，對於你的生命的。讓我一個人好了。”

她叫起來，“既然與你同生，當然要與你同死。”

他親她的額頭，“你不能這樣做，我要禁止你的，你應當把這種思想從腦子裏去掉。”

“我向你發誓——”

‘不要發誓，你總有一天，要向我請求，把這個誓約還你的。’

“這就是你相信我是這樣麼！”

“啊，你愛我，我是知道的，你不願離開我，一直到——”

“決不，我決不願離開你。”他搖搖頭。她屈着向他，拿着他的兩手，並且親吻着。

“你是這樣地好法，”他說道，“你太使我傷心了。”

“快不要傷心，我們倆永遠地早要招這樣的命運的。”

“不是的，”他正色而又堅定地說道，“讓牠罷，我不是像旁人一樣，我是不願意有這樣的事的，我理解一切，若是我常聽見你這樣說，真使我膽怯，雖然這親切的話，令我陶醉，但也算是你最早賜給我的痛苦，我是應當去了，你是應當生活下去的。”

她又依然開始哭起來了，他撫摸她，親吻她，使她平靜下去，他們在牀邊停留着，大家一聲不響，時間慢慢地過去，蠟燭愈往下燃去了。

在一些工夫之後，菲立斯離開她，各人坐在沙發上，他真是疲倦極了，瑪麗接近他，坐在他的旁邊，她輕輕地把他的腦袋，擱在她的肩頭上，他很諂媚地看她一眼，然後闔着眼睡去了。

蒼白而帶涼意的清暮，緩緩地出現了，菲立斯醒來了，他的腦袋，還擱在她的胸膛邊，但是她却睡得很安穩，他輕輕地離開她，走到牀邊去，看着下面的街市，在那裏橫着一團無人的侵晨，冷氣襲着他，在幾分鐘之後，他已經穿着衣服，倒在床上了，他凝視

着天花板。

當他醒來時，是大天白晝了。瑪麗坐在床沿邊，她接吻他，把他弄醒。他們倆都在微笑。他們都沒有做過惡夢。他現在好像是如此的壯健和新鮮了。外邊太陽在笑，從巷中傳來那喧嚷的鬧聲，好像一切都有生氣了。對面的房子，有許多都開着窗子。在那邊桌上的早餐，像每早晨一樣，都預備好了。房間的四角，都充滿了白天的光綫，是這樣的明亮了。日光中的微物，一閃一閃地在耀動，四面八方，四面八方，都是希望，希望，希望！

當有人通報他，說有一位婦人要見他時，這位醫生，正吸着下午的雪茄烟。這時還沒有到看病的時刻，所以亞爾佛自己非常生氣。當她走進來時，“瑪麗”他奇怪地喊出來。

“請你不要見怪，我這樣早就來擾你。啊，你抽你的煙罷。”

“若是你允許的話，——那嗎甚麼事，你怎麼樣了？”

她站在他面前，一隻手撐在書棹上，在那一隻手中，拿着一把洋傘。“這是真的嗎？”她迅速地闔上前去，“菲立斯是病到這步田地嗎？哼，你面色發青了，你爲甚麼不告訴我，甚麼原因你不？”

“你想着些甚麼？”他在房間內，踱來踱去。“你是發癲了，請坐下再說。”

“答覆我。”

“他自然是病着的，這對於你，又不是新的發見。”

“他是完了，”她叫出來。

“但是，但是！”

“我知道這個！他也知道，昨天他去找過白納教授，這位先生告訴過他了。”

“有些教授，也有錯亂的時候。”

“你常常在檢驗他，告訴我真象罷。”

“像這種的事情，沒有絕對的真象的。”

“是的，因爲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恰恰不說出來，是不是？但是依我看來，一定是真的！啊上帝！啊，上帝！”

“親愛的孩子，請安靜些罷。”

她迅速地盯着他，“這是真的嗎？”

“是的，他是病了，你是知道這個的，”

“哎——”

“但是爲甚麼有人要告訴他？並且還要——”

“怎樣了，怎樣了，請你不要喚起我的希望之心，若是這是無望的。”

“莫有人能夠預先保險，是能這樣久担延的。”

“我是知道，還有一年之久的。”

亞爾佛咬着嘴唇，“是的，告訴我，他自己爲甚麼要去找另外的醫生？”

“這是很簡單的，因爲他知道你，決不會說真話的。”

“這是太傻了。”醫生興奮地說，“這真是太傻了。我真不理解，爲甚麼要這樣急迫地需要說出來。”

會逢其時，門開後，非立斯走進來了。

“我想你一定在此地，”他說道，當他看着瑪麗的時候。

“你把我弄得精神錯亂了，”醫生叫了出來，“真

作弄得好苦。”

“不要談了罷，我親愛的亞爾佛，”菲立斯回答道，“對於你的好意，我是衷心感謝的，你看在友誼上，所以不說真話，這是對的。”

瑪麗在此時插言道。“他說那位教授，自然是——”

“不要講了，”菲立斯打斷她的話。“這也是過去好久了，你們都使我相信是會健康的，到現在已經成爲了一齣不發笑的喜劇了。”

“你真是個小孩，”亞爾佛說道，“在維也納有許多，在團團轉地亂跑，他們已經在二十年前，把生命都斷定了。”

“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半都是埋葬了的。”

亞爾佛在房裏走來走去，“或許碰着一次，因爲在昨日或今天之間，是沒有變更的，你祇保重你的身體好了，頂好一切都依着我，一直到如今，對於你的病，都是存起色的上面，在八天之前，還有一位五十歲的先生，來找我——”

“我已經知道了，”菲立斯插嘴說道，“這位五十

歲的先生，當他是二十歲的少年的時候，就說他要死的，但是他現在看起來如像滿開着的花朵一樣，並且有八個健壯的孩子。”

“像這樣的事，也是有的，所以你是毫無疑義地，要恢復健康，”亞爾佛辯論着。

“你知道嗎，”菲立斯馬上說道，我不是屬於這種人，而有奇怪的事件發生的。”

“奇怪嗎？”亞爾佛叫出來，“這完全是自然的事體嚟。”

“請你看看他，”瑪麗說道，“我覺得他的現在的樣子，比在冬天的時候要好得多。”

“他應當要注意他的健康，”亞爾佛是這樣的意見，他立在他朋友的面前停留着，“你們現在應當到山中去旅行，在那邊安逸地靜養着。”

“我們應當甚麼時候動身？”瑪麗熱心地問着。

“一切都是無聊，”菲立斯說道。

“在秋天，你們到南方去好了。”

“到明年春天呢？”菲立斯嘲笑般地問着。

“你一定有希望恢復健康的，”瑪麗喊出來。

“是的，要恢復健康的。”菲立斯笑着，“健康！——無論怎樣祇有增加痛苦的。”

“我常常說，”醫生叫了出來。“這些大醫院的醫生，不是心理學家。”

“因為他們是不理會我們，是受不了這樣講出來的真話的，”菲立斯辯論着。

“我告訴過你，這是莫有真話可說的。這個人他想要把你弄成苦惱，因此你纔不輕舉妄動。恐怕這就是他思想的出發點，若是他的預言不靈，你依然是健康，對於他也不是一種恥辱，所以他纔警告你的。”

“我們停止這小孩般的講演罷，”菲立斯在此地插言道，“我鄭重地同這個人談過話，很明白地告訴他，就是我應當知道一個確實，至於家族的關係，也常常喚起他注意，並且我要你正大光明地認定，這不確實，對於我已經是太悲慘了。”

“若是你現在要確實的情形，”亞爾佛興奮地說着。

“是的，我現在已經知道確實的情形了。你給我的，都徒然無益，現在是這樣了，把這最後的一年，

我要在可能範圍之內，很聰明地把牠消磨過去。我親愛的亞爾佛，你將要看着，我是一個笑着離開這個世界的人，小瑪麗，不要哭了，你完全不自覺，沒有我你將來還是能在這個世界上，很好地過活着。怎麼樣，亞爾佛，不相信嗎？”

“滾開罷！你真把這位姑娘，弄得過量的痛苦了。”

“這是真的，是很明白地要趕快地完結，小瑪麗，離開我能，走開，讓我單獨一個人去死喇！”

‘給我毒藥來，’瑪麗忽然喊叫起來了。

“你們兩個都是發了瘋，”醫生喊着。

“毒藥！我是不想比他多一秒鐘地活着，他應當相信的，他是不願意相信我的，爲甚麼不相信？爲甚麼不相信？”

“小瑪麗，我現在要告訴你。若是你再像這樣無聊地說話，那嗎我就消失我的行踪，使你無論如何也不能看見我，我也沒有這種權利，把你的命運拴着，我也不願意担負這種責任。”

“你知道嗎，我親愛的菲立斯，”醫生開腔，“你應

當親切一點，頂好是今天，不要明天，就動身去旅行。不要讓你的病，再袒延下去。我今天晚上，把你們送到車站去，並且那有力量的空氣和安靜，希望把你們依然弄得很明白。”

“我是完全同意的，”菲立斯說道，“我是無所不可的了，甚麼地方死，都是一樣。”

“已經好了，”亞爾佛打斷他的話；“在臨時，不要因小的原因，去遲疑，把一切悲哀的語言，放在一邊好了。”

瑪麗揩乾她的眼淚，感謝地看着醫生。

“大心理學家，”菲立斯微笑地說着，“若是一個醫生用着粗暴的態度，病人馬上就變成健康的人了。”

“我是先講交誼的，你是知道的，——”

“動身旅行——明天——就在山中了！”

“是的，這樣辦法罷。”

“我無論無如是感謝你的，”菲立斯說道，在他握着他朋友的手時，“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外邊有人在咳嗽了，來喲，小瑪麗！”——

“我謝謝你，醫生先生，”瑪麗在告別時說道。

“莫有甚麼道謝的，你要放開白些，對於他要時常注意的，再見。”

在樓梯邊，菲立斯忽然說道：“這個醫生真是好人，是不是？”

“是的嘞。”

“又年青，又強壯，恐怕他還要活四十年，——或許一百年。”

他們已經來到街上了，許多的人，盤繞着他們，這些人走着，說着，笑着，生活着，從沒有想到死的那一邊去。

他們搬到臨湖的一間小屋子。牠是離開了那村鎮，自己好像是從那一排沿湖的房屋，一個切斷了的支脈一樣地孤立着。在這小屋的後面，那草場拱立着像個小邱一樣，遠處上面，有在花光燦爛之中的田野。在後邊遠處，很少看清楚那遠山隱約的面目。若是他們從他們的住所，踏上露臺來，這是在四個褐色而潮濕的柱子上面，而伸出在明淨的水面的。就

看見對面的岸邊，立着其長如練的懸岩，沉默的大
空，冷凜的光輝，安臥在岩之高處。

在他們第一天到了此地之後，他們差不多都感
到異常的和平。從前那種在習慣生活中的一切積習，
都不在這新的環境之中發生了，好像變成和另外的
世界，發生了關係一樣。此外他們更覺得自從他們
認識以來，還從未尋得着這樣爽快的清逸生活，並且
他們自己看得出，現在是不許他們，把從前因為吵
嘴誤解所發生的一些小故事，提出來講。菲立斯覺
得在這美麗的夏天，對於他在到後不久能依然去工
作，是如何地好法，但瑪麗不許可，“你還說不上是完
全健康，”她微笑着。在小棹子上面，堆着菲立斯的
書籍和紙章，太陽的光線跳舞着，從她邊送來湖上
輕微而繃人的空氣，好像不曉得也還有一切的不幸
了。

有一天晚上，他們也像平常一樣，僱一個老農
夫，到湖上去釣魚。他們是在有墊子的坐位的，寬而
且好的船中去了。當菲立斯橫躺在她的腳下的時候，
瑪麗彎着身子坐着，他圍着一個暖和他的灰色的影子，

同時又可以當做蓋的和舖的。他的頭擱在繩的膝上，在遠處平靜的水面上，籠罩如輕紗般的薄霧。這好像黃昏的暮色，慢慢地從湖中上昇一樣，漸漸地覺得湖岸離得遠了。菲立斯今天敢去吸着一支香烟，他看着湖波和巉岩，太陽金黃色的殘光，繞着山頂流下去。

告訴我，小瑪麗，”他開始說話，“看着上面，你覺得傷感嗎？”

“甚麼地方？”

他用指頭指着天上，“那裏，剛剛那蒼色之中。我是不能看的，這對於我太悽涼了。”

她看着上面，用她的眼光停着一兩秒鐘。“對於我，是十分好的，”她說道。

“這樣嗎？若是天上如像今天一樣的明淨，我是不敢往上面瞧的。那遠方，那可怕的遠方！若是上面有雲彩舖着，對於我是沒有這樣難過的，這雲霓還是屬於我們的；——那我一定很親切地瞧着。”

“明天一定要下雨，”在此時，船夫插言道，“這些山，今天離開太近！”他放下了槳，這時小船，靜靜地

慢慢地隨波流去。

菲立斯咳嗽着，“真奇怪，這香煙我還不能十分受得着。”

“那嗎，把牠擲掉就是了。”

菲立斯把燃着的香煙，在兩指之間，捻了兩捻，然後纔丟下水去。他轉過身來，向着瑪麗說道，“是不是，我還沒有十分健壯嗎？”

“去啊，”她驅退他的話地答道。在其時，她正用她的手，在輕輕地撫摸他的頭髮。

“那嗎，我們怎麼辦呢，”他問道，“若是開始下起雨來了！那你一定要讓我工作的。”

“不可以。”

她彎下身子去就他，並且看着他的眼睛，馬上發覺他的兩頰，有點紅暈了，“你那種壞的思想，我想不久從你的腦子驅出去！我們現在不要回家嗎？這是有點涼意了。

“涼意？我一點不覺得。”

“那自然嘞，你是圍着厚的氈子的。”

“哦，”他叫了出來，“我真是自私自利，完全忘去

你是穿的單薄的夏衣。”他走去搖槳。“回家嘞。”在搖了一兩百槳過後，快要接近他們的住所了，瑪麗發現非立斯，用他的右手，捏着他左邊的手關節，“怎們樣的？”

“小瑪麗，我真是還沒有十分復原嘞。”

“但是。”

“我有點發燒了，哼——真傻！”

“你一定是昏亂了，”瑪麗害怕的樣子說道，“我想馬上到醫生那裏去好了。”——“是的，自然嘞，我還需要找醫生的。

他們靠着船，上了岸，到了房間中，差不多是完全黑暗了。但是日裏的暖氣，還存在裏面。當瑪麗把晚餐端來的時候，非立斯已經靜靜地坐在安樂椅上了。

“你，”他忽然說道，“這開始的八天，又過去了。”

她走到棹邊，正在鋪檣布的地界，馬上跑過去，用雙手把圍着，“你又怎麼樣了，”

他撥開她的手，“讓牠罷！”他立起來，去坐在棹邊。她緊跟着，他用他的手指，在棹上敲着，“我真沒

法抵抗，這事情又突然襲來了。”

“但是，非立斯，非立斯。”她把她的椅子，接近他的椅子。

他用一雙大眼，向房間裏看來看去，然後發怒的樣子，搖着他的頭，好像一點甚麼都捉不住一樣。依然又從口中說出來，“沒法抵抗，沒法抵抗，沒有那一個可以幫助我，這事件倒沒有怎樣地可怕，——不過人是沒法抵抗嘛！”——

“非立斯，我請你不要激動，這可以保險不會的。我想——你安靜下去罷，我趕快去請醫生。”

“我請你，讓我好了！對不起，你又爲我的病去奔走了。”

“但是——”

“不要緊了，去給我一點喝的，是的，是的，到一點喝的來！……謝謝！——現在隨便講點甚麼故事好了。”

“是的，講甚麼嗎？”

“隨便你，若是你沒有講的，可以朗讀一點也好。對不起，在飯後，自然要讀的。吃嗎，我也吃，”他拿着

就吃，‘我的胃口很好，這東西真好吃。’

“你看，”瑪麗裝一個強笑的樣子說道。

他們倆吃着喝着。

第二天下一陣熱雨。他們倆時而坐在房間裏，時而又在他們的騎樓上，一直等到晚間到來。他們倆，有時唸着書，有時又從窗子看出去，或是他看着她，當她動手做她的縫紉活計的時候，有時又玩着紙牌，或者他教她，初學下象棋。有時他又躺在沙發上；她坐在他的身旁，唸書給他聽，這是過幾天清靜的日子了，所以非立斯自己，感覺到十分地適意。此外更使他歡喜的，就是這裏的天氣，並沒有繼續下去，與乎他發熱的病，也沒有再來。

有一天午後，在久雨之後，第一次天上現出晴明的現象。他們又坐着晒曬了，非立斯毫不介意地，又把沒有說的，從前的話，又說出來了：“有許多人，自己不經意地，在世上走着，就能判定他們的死亡。”

瑪麗不做她的活計，瞧上來。

“是的”他繼續說道，“我舉個例子給你，譬如有一個人向你說，你尊敬的小姐，你將死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那嗎，你一定要把你將來的生活，在一種無名的恐懼之中，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之前，銷耗過去，不管你現在很鄭重地不相信，你要活到一百歲的。”

她沒有回答。

他繼續往下說，在其時，他向着湖上跳出去，在湖上，剛剛從穿過的日光，開始閃着光輝。

“其他一些人，今天是如此的驕傲和健壯地在走着，但是偶然遇着一個不幸的事件發生，在兩星期之內，就可以死去的。在他們，就從未思想着，要死的，是不是？”

“你看，”瑪麗說道，“放下這愚蠢的想像罷，你自己現在，應是清楚了，就是你是要恢復健康的。”

他微笑着。

“是的呀，你恰恰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是要恢復健康的。”

他放肆地笑着，“好孩子，你以為在事實上，我可

以挽回命運麼？你以為我現在看起來，是可以很靜的樣子，是受着天然療養之賜，而幸福麼？我是偶然知道的，我是在怎樣情形之上的，並且這接近死域的思想，對於我，不過像其他的大人物一樣，把牠當着哲學看就是了。”

“現在應當不要講了！是的嗎？”

“哦！我的小姐，我是要死的人，你不要生氣，讓我講給你聽。”

她放下她的活計，跑到他的面前去。“我覺得是這樣，”她用着正當意見的語調說道，“你在我這裏，你是不能判斷你自己的，譬如你是在復原了，你現在不應朝那上面去想，那個壞的黑影，就要從我們的生活中走開的。”

他注視她一些工夫，“你真好像絕對不能去了解一樣，應當使你明瞭，請看此地。”他拿着一張報紙在手裏，“此地載的甚麼。”

“一八九〇年七月十二日。”

“是的，一八九〇年，現在請你想想，若是這裏載着的日子，把零字換成一個一字，那嗎甚麼事情都完

“全過去了，是的嗎！現在你明白了罷！”

她把他手中的報紙拿過來，生氣的樣子，擲到地板上。

“這還是沒有用，”他很平靜地說道，突然在這時，他現出活潑的樣子，並且把一切所想過的，很快地結束，另外的也拋棄了，他叫騰起來；“看哪，這是多麼美麗呀！那太陽懸在水上，——看那邊呢，”——他彎着身子，從晒臺的旁邊伸出去，向着反對方面的平原那一邊看過去，——“這田野是在閃動哪！我想跑到那上面去。”

“那裏不潮濕麼？”

“來呀，我要到外邊去。”

她不敢再向他說了。

他們倆拿起他們的帽子，擠着他們的大衣，就走上到田野的路上。這時的天空，差不多完全是變成清朗了。各種樣子的白霧，橫繞着遠山的面目。那草場的綠色，消失到金黃的白色之中去了。好像把那些地方封鎖着一樣。不久，他們走到一條有穀禾的路上的中間來了，當那莖幹把他們大衣的邊緣，擦着哪

嘩嘩地響着的時候，他們就也向着後面其他的一條路上走去。不久，他們向那不十分緊密的蒼鬱的森林，轉灣過去了。在裏面，有修得整齊的道路，並且還有休息的凳子，在相隔不遠的那距離之中立着，在此時，他們是手挽手在走着了。

“此地不好嗎？”菲立斯喊出來，並且有這樣的香氣！”

“不相信麼，現在是新雨之後——”瑪麗插言道，但沒有把這句話說完。

他做一個不可忍的樣子，搖着頭。“讓牠罷，這又是奚出毛病麼？這真是不痛快，常常這樣地囉嗦。”

當他們再向前走的時候，森林漸漸稀疏起來了。穿過樹葉，就看見湖光閃爍，在他們百步之前，有一個狹小的土角，伸出水面，在這個之上，森林就在一叢稀疏的灌木叢中完結了。在那上面立着幾個松木的凳子同棹子，緊臨着湖岸，圍繞着木製的牆垣。一陣輕微的晚風吹起來了，激起波浪，打着湖岸。同時風吹進樹林，起着一陣濤聲，從那潮濕了的樹葉，又開始滴下水珠來了。水面上，現出這將去的白晝的

倦態。

“我從不曉得，”菲立斯說道，“這一切是這樣的美麗喲。”

“是的，這是有趣的。”

“你是不知道，”菲立斯叫了出來。“你是不能知道這個的，因為你不應當向世界告別的。”他慢慢地向前走了兩步，用雙手靠在那細長的牆垣之上，這是用浸在水裏，窄小的木柱撐着的。他向那閃光的水面，看了一些工夫，然後掉轉身來，瑪麗立在他的後面，看她那含淚的眼光，真是可憐。

“你看，”菲立斯用玩笑的語氣說着。“是的，是的，這些都是屬於我的，我通通都遺留給你好了。這就是生命觸覺的秘密，因此我纔來到，所以人們有這樣一個非常的感興。這是無窮的財產。我能把這一切的東西，隨我的意思去做。我能夠在那禿了的懸岩之上，去種些花草，我能把天上的白雲趕散，但我不去做，因為這一切，剛剛是這樣的美麗。我親愛的孩子，當你是孤獨的時候，你就明白我了，是的，你一定獲得着這樣的感興，那嗎，這一切的東西，都跑過到你

的財產裏面去了。”

他用手把她拉近身邊來，他伸出另外一隻手，向她指着，“一切的華美的事物，這一切的，”他說道。這時她還是沉默，還是睜着那大而無淚的眼睛，他迅速地中止了，並且說道：“現在可以回家了。”

快要近黃昏了，他們取着沿岸的一條路，從這條路走去，不久就可達到他們的住所了。“這真是一回愜意的散步嘍。”菲立斯是這樣的意見。

她默默地點着頭。

“我們可以常常這樣來散步，小瑪麗。”

“是的，”她說道。

“並且”他用一種不是真心表同情的語調，“我也決不使你苦悶的嘍。”

在第二一天的午後，他又決定做他的工作了，當他開始拿起鉛筆，向紙上要寫的時候，他向着瑪麗，用一個狡猾的好奇心看過去，或者她又來阻止他，但是她一點也不開腔。不久，他又把鉛筆和紙牽離過一邊了，他隨便取了一本書在手裏，想讀下去。這

個能把他的思想分開倒好些。縱橫寫文章，對於他不相宜的，他應當第一把祇生的觀念弄統一，祇期待永眠的到來，如像一個聖者，把他最後的遺囑寫定一樣，這就是他所願望的，不象普通一般人，所寫的最後遺囑一樣，他們祇是充滿了對於死的恐怖，並且這所寫的章段，也不限於一些事物上的留戀，如人們所能握著與看見的，因為結果總有一次，是要他走到滅亡之路。他的最後的遺囑，應當像一首詩一樣，很從容地微笑地與消滅他的世界告別，向着瑪麗，他是不發人這樣的思想，因為她是不會了解他的，而他與她是兩樣，他很驕傲地坐在她的對面，在這悠長的午後的辰光，當她所讀的書，使她打瞌睡的時候，她消失了的鬚髮，又在她的額上懸起來了。他的自信心又增漲起來，他又怎樣能把這秘密，向她沉默，所以他在此時，是要何等地良窶，是這樣地不能耐的寂寞。

在那一天午後，當她剛剛又閉下眼瞼的時候，他輕輕地走了出來，到森林中去散步。這悶熱的夏天午後的靜寂，到處包圍着他，這是很顯明的，或者今

天就能發生那個事件。他深深地呼吸了一會，這對於他是何等的輕鬆愉快呀。他在那濃蔭的樹下，向前走去，這蒸發着的白日的光綫，有益的向他流盪着。他覺得一切都是幸福，如像樹蔭，安靜，與乎柔和的空氣，他享樂着這一切。他對於這要失去的一切生命之災禍，毫不感覺痛苦，“失去，失去，”他半高聲地向着自己說着，他做了一次深呼吸後，纔覺得這親切的呼吸，是如此有價值，而能容易地鑽入到胸中去了。他真是有點不了解，他是一個病魔之身呢，但是他雖是病了，他雖已喪失了。他忽然覺得如一道閃光到來一樣。他決不相信到死一方去。不然爲甚麼他是如此地輕鬆和爽適呢，因此他今天好像這正當的時間，已經到來了，他不是把人生的樂趣消失了，僅僅是死之恐怖，離開他了，因爲他再不相信他是要死的。他知道他是屬於恢復健康那一類的，他是這樣了。當他的靈魂，在一個轉變的拐角當中，把那永眠着的依然蘇生過來了的時候，他是需要依然打開眼睛，踏着大步，向前走去，並且深深地去呼吸，這日子是明朝，生命是活躍了，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

嗎！但是爲甚麼？爲甚麼他又來一次，浸潤在希望之泉裏嗎？哎，希望！這是有更多的，這是確實的。今天早晨，他還是在焦慮，還是在奮怒，但是現在，現在他是健康了，他是健康了。他大聲地吼叫出來，“康達了！”——他現在在森林的出口邊站着，在他前面的湖水，是顯出深藍色的平滑。他向着一條襪子坐下，他坐在那裏，是十分的舒服，眼光向那水中凝視着，他自己想着，這真是奇怪，那快樂的恢復，把他要驕傲地和世界分別的興趣，都打消了。

一種輕的音響，在他後面響着，他差不多還有時間轉過身來。這是瑪麗，她的眼睛閃着，她的臉上泛着紅暈。

“你怎麼樣了？”

“你爲甚麼鬆開，爲甚麼把我一個人留下？我是十分地驚異了。”

“去你的嚇，”他說着，把她擲着挨近坐下。他向着她微笑，並且親吻她，她的芳唇充滿着熱氣，“來嚇，”他說後，輕輕地擲她坐在他的膝上，她斜着身子，緊緊貼着他，雙手抱着他的頸子，她是這樣地美的嚇！”

從她美髮當中，蒸發出一股子醉人的香氣，一個無窮盡的豔福，在這樣柔媚的景況中，從他的胸中發生出來了，他眼中淌下眼淚了，握着她的兩手，去親吻她，他真是愛她呀！

從湖邊傳來一陣軟弱的矢矢的響，他們倆抬起眼來，並且起立後，手挽手地走着，去接近湖畔。這時，可以看見在遠處的汽船，他們在那汽船離得很近，並且可以能夠分辨那甲板上的人們的概形後，纔轉過身來，散着步，穿過林子回家。他們手挽手地走得很慢，有時大家互相微笑着，他們又尋出從前最初相愛時的舊話來了，這些甜蜜的問題，猜疑的豔福，在他們之間，蕩來蕩去。這心內要說的話語，好如諛媚他們的樣子，都平靜下去了，他們是明白了，並且依然同小孩一樣了，幸福還在那裏。

一個酷熱的夏天來到了，白天是炎熱，夜裏是溫熱，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樣，每一夜也和過去的夜一樣，時間是沒有變動，他們是孤寂了，僅互相地焦慮着，那森林，湖，小屋，——這是他們的世界，一種很

沉悶的氛圍氣，包圍着他們，在其中，他們是忘去了一切的思想，無憂的，歡笑的黑夜，與乎疲倦的，溫柔的白日，從他們跟前過去了。

在那一夜裏是這樣的，蠟燭還燃着，瑪麗睜着眼睛，躺在床上，她觀察着她愛人熟睡的面容。並且傾聽他的呼吸。現在他是更多的可能了，每一個時間都使他接近恢復健康之日了，一種不可言狀的親愛，充塞着她的內心，她彎着身子去接近着他，有一點要求，就是用她的臉頰，去感受他的呼吸的氣息。啊，他是如何的好法去生存嘍！她完全的生命，都繫在他的身上，只有他嘍！現在她又得着他了，她又得着他了，她永遠地得着他了！

一種比現在不同的，睡人呼吸的氣息響着，使她驚駭起來了。這是一種輕微的被壓着的呻吟。他的嘴唇微微地張着，很顯出痛苦者的面容來。在驚駭之中，她發見有汗珠在他額上了，他的頭，容易地向着旁邊掉轉過去，於是他的嘴唇又閉着了，依然變成一種和平的面容。在一兩次不甯靜的呼吸之後，又依然恢復到均勻的蘊觀，差不多是無音響了。但是瑪

麗忽然覺得，自己抓住一個苦悶的恐懼了。頂好她是把他搖醒，並且斜靠着他，於是她依然感覺到他的熱氣，生命，生存了。一個希有的知覺，從誤謬的觀念上，臨到她的心上了。軸好像忽然臃斷起來，就是起了一種對於他的挽救的樂觀信仰。但是一會兒，她又勸導自己，這決不是一個靠得住的信仰，僅僅是一個輕微而模糊的希望。對於這種希望，她是不可以這樣苦地感觸着的，她已經不是這樣不思想地，幸福地，稱讚自己了。這完全大歡喜的時間，有時變成輕躁的遺失了。這是她要懺悔的。是嘯，這真是過失嗎？未必在他們不是例外麼？愛情或者能做出奇異的事，這個未必不是剛剛在那最後的甜蜜之夜，還給他的健康麼？

從非立斯的嘴裏，發出一種可怕的呻吟。他在半睡眠之中，睜開眼睛，翻身起來，可怕已極的樣子，凝視着空間，這樣真要使瑪麗，叫喊起來。這時他纔是完全醒了。『怎麼樣了，怎麼樣了，』他衝向前去。瑪麗覺得沒有話說。『你可喊過的嗎，瑪麗。我聽見有叫喊的聲音嘍。』他很急促地呼吸着。『我好像窒悶着，出

不尙氣一樣，我也做過夢了，但不知道是做的甚麼。”

“我是這樣地驚異喲，”她半吞半吐地說着。

“知道麼，瑪麗，我現在也是發冷喲。”

“是的喲，”她回答道，“若是你做了惡夢。”

‘哎，怎麼樣了，’他用一個忿怒的眼光，看着上面，“去剛剛又發起熱來了，這就是這個。”他的牙齒互相擦着，他又睡下去，把被頭扯去蓋着。

她遲疑地把自己周圍看了一下，‘要我陪你嗎，你願意——’

“甚麼都不要，去睡好了！我是疲倦了，我也要想睡，亮讓他燃着。”他閉着眼睛，把被頭扯到嘴邊去，瑪麗是再不敢再去問他了。她是知道的，若是他還沒有覺得他自己是十分好的時候。她是爲他而陷在苦的同情之中的。在幾分鐘之後，他已經睡着了，但是她連一點渴睡也沒有了。不久那灰色的曉氣，開始鑽到房間裏來了。這最初微弱的，表示快要接近破曉的預兆，對於瑪麗是十分愜意的，好像有一點親切的，歡喜的，來光顧她一樣。她真是十分的渴望，去迎接朝晨的到來。她輕輕地從床上下來，忙忙地披

着她的早服，悄悄地走上露臺去，天，山，湖這一切，都還游泳在暗灰色之中。這對於她是一個真的快樂，她微微地睜着眼睛，去把一切的概形，很清楚地去認識。她坐在安樂椅上，把她的眼光，浸潤在那朦朧的曉色之中，一個不可言狀的舒服，襲着她。當她在這靜極的夏晨之中，在外邊靠着的時候，在她的四圍，這一切都是這樣的和平，這樣的親切，這樣的無窮盡地，都包圍着她。這是如何地好法，能有這樣一個短時間，一個人置身在這靜寂的世界裏，——離開那狹窄的房間，並且在她當前，閃過一次感覺，她是歡喜從他旁邊站起來，歡喜她是一個人在這裏嘍！

那過去的一夜底思想，又來了。整天地盤繞着她，再不這樣地焦慮了，再不是這樣地不可思議地在黑暗之中了，是很明顯地去決定了，她通曉一切，尤其是她的熱戀，在可能範圍之內，是可以防禦的了。她完全不了解，何以她在這時候，從沒有朝那上面去着想。她是這樣地溫和，這樣地聰明的，這不是

甚麼禦防，這祇是應當看爲一個新的，更好的愛情一樣。

但是她是不需要這許多聰明和慈悲的，自從那一夜以來，好像一切情感的狂潮，在他那裏都銷去了，他自己對於瑪麗用一種溫情去對待，這是使她開始很平靜，而結果要奇怪的，他整天地讀着書，好像就是在讀書一樣，當他不讀書，抬起頭來看着遠方的時候，她是常常覺着的，他們的談話，祇是關於一些日常瑣屑的事件，絕不提及重大的，若是他不把她牽入到他的想像的祕密之中去，她也是得不到印象的，這一切都完全是自然的，在他的精神之中，祇是明顯地走到恢復健康之路了，在清晨，他是睡得很久，當其時，她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就是在黎明時分，一定要跑到外邊，去呼吸那自由的空氣，在那裏，她或是坐在露臺之上，或者是到湖裏去坐在小船之中，沿着岸向遠方搖去，在那微波之中蕩着，有時也到林中去散步，這樣地，她是習慣了，每天必定是從晨間外游回來，若是她回到房間裏的時候，就去把他弄醒，她是非常地歡喜，對於他那樣像好人一般地熟

睡，她好像看見一個好的預兆一樣。當她沒有看見那充滿了無悲哀的眼光看着她，而使他沈在如健壯的青年般的熟睡之中的時候，她不知道他在夜裏要醒幾次。

有一次，她又是在清晨，走到小船中去了。這時的晨暉，剛剛發出牠第一次黃金般的閃光，照着湖上。在此時，她高興起來，要想搖到那遠遠閃爍着的，鮮明的水面上去。她搖得很遠了，雖是她對於搖槳是沒有多大地練習，但是還盡力地搖去。因為她對於搖船的樂趣，還沒有興盡。此外在這樣早的時間，在水面上也絕不會寂寞的。對着瑪麗，來了一隻小船，並且她也覺得，有時或許是故意，向着她的船搖來。一個漂亮的小船，有兩位少年在搖槳，船走得很快，差不多要打她跟前過去了。這兩位少年，馬上停着槳，把帽子向空中搖着，並且很恭敬地微笑着，向她打招呼。

瑪麗定睛瞧着這兩位少年，無形中說出“長安”二字來。並且她又週詳了這兩個人一會，毫沒覺得，她是不應當的。那兩個少年，又把他們的船搖回來，

再向她打一次招呼。在那時，她忽然覺得她是做錯了這件事情，同時很快地，用她那貧弱不堪的手術，盡力地向她的住所搖回去。在回去的途中，差不多經過了半個鐘頭，這使她覺得有點發熱，並且頭髮也弄散了。當她離開水面的時候，已經看見菲立斯坐在露臺上了，她急迫地走到屋裏去，完全使他愕亂了。好像自己覺得是有一個罪過一樣，忙忙地走上露臺去，從後面把菲立斯擁抱着，玩笑而樂極的樣子，問道‘這是誰呢？’

他慢慢地把她的手攔開，從旁邊看着她，“怎麼樣的？你爲甚麼這麼地高興喲？”

“因爲我又得着你了。”

“爲甚麼這樣地熱烘烘的？你是發熱了！”

‘哈！菩薩呀！我是這樣地快樂，快樂，快樂，’她放肆地把搭在他的膝頭的毛氈揭開去，坐在他的腿上。她憤怒着她自己的狼狽，與乎他那哭喪的面龐，於是又向他唇上接吻。

“你到底爲甚麼事情這樣地高興？”

“沒有原因嗎？我是怎樣地幸福，就是說”——她

停着，但馬上又說下去，“就是說，從你那裏得來的，”

“甚麼？”這是有一點帶疑惑的問話。

她要再繼續地說下去的，但不中了，“害怕嗎？”

“你以為害怕死嗎？”

“不要說出來！”

“為甚麼，你說從我那裏得來？定然也從你那裏，是不是？”同時他用他的眼光，去探討，差不多是憤怒了。當她用手去擾他頭髮，並且用她的嘴唇，去接近他的額頭，來代替回答的時候，他把他的頭，稍向後縮了一縮，繼續說下去。不憐憫而且是冷淡的樣子：“這最少是——你故意這樣做，使我的命運同你的一樣嗎？”

“這也是要這樣的。”她很活躍地插嘴說道。

“不是的，這不是要這樣的，”他很嚴厲地打斷她的話。“為甚麼要催眠我們自己，這個不是從我那裏得來的，我是察覺這個，漸漸地快要接近了。”

“但是——”她不覺地離開他，去靠着那露臺的欄杆，他立起來，踱來踱去。

“是的，我察覺這個，我是應當負責，常常要通解

你的。若是這事忽然地臨到你的當前，你差不多要很劇烈地受着驚駭。因此我就使你要記着，這限期的四分之一，快要過去了，恐怕也祇是勉勵我的，自己應當把這個向你訴說的，——這僅僅是惹起我的胆怯而已。

“你恨我嗎，”她完全是害怕的樣子說着，“因為我把你一個人留着嗎？”

“胡說！”他很快地回答，“我是把你看得很清楚的，我如何地認識我自己，我是在明白中，等着那確定的日子的到來。但是你那種快活的樣子，正經地說，我是受不了的。我因此任你去做，你的命運，已經在以後的日子之中離開我的了。”

“菲立斯！”——她用雙手把這勝來贖去的他擋住，但他依然擺脫了。

“這最可憐的時候，是開始了。到現在我的病，是這樣的，有趣的病，有一些些浸白色，有一些些咳嗽，有一些些悲哀，這是能夠使一個婦人，還是這樣稱心的，我的孩子，來嘞，最好是節制一點！這是能夠毒害你的回憶的。”

她試去用一個問答，來容恕，但是完全無用，她凝視着他。

“這是很難去領受的，你想想看！到後來，結果一定有點亂。我因此向你解釋，在這上面是沒有甚麼談的。若是你接受我的忠告，早離開我去，你將對於我存留一個很好的印象，這樣，我最少想你要悲慟地回想着我，要用真真的眼淚，過後想起來哭。但是我不願意的是甚麼，就是教你因為我，日與夜坐在我的床前，用着這個思想，這是我決不願意你這樣做的，這是已經過去了，以後總有一次要過去的，當我和你分離的時候，那時你定要感覺，好像如釋重負一般。”

她盡力想找一句話要說，結果說將出來，“我永遠同你一塊噠。”

他沒有注意到這上面，“我們不要再說這個了，在八天之內，——我想——回到維也納去好了，我還有許多事件去整理，在我們離開這屋子之前，這將還有一次提出我的問題，——不是的，——請求向你。”

“菲立斯！我——”

他急忙打斷她的話，“我禁止你再說一句對於這個題目的話，一直到我在一定的時間，要死去之前，是不許你說的。”他離開露臺，轉身走向房間去了。她想跟着他去，“現在讓我好了，”他完全溫和地說着，“我願意一些些工夫，一個人啣。”

她回轉來留在露臺上，沒有眼淚地，凝視着那閃光的水面。菲立斯是走到臥房去了，他投向到他的床上，很久地看着天花板上，於是咬着唇，握着拳，唇邊用一區嘲笑的动作，自語道，“完了！完了！”

從這時起，在他們之間，好像有點生疏一點了。同時有一個強的要求，使他們有許多互相的談話，他們對於日常的瑣屑的事件，也絮絮不休的了。當他們在停止談話的時候，使他們常常是恐懼，那邊橫在山頭的灰色的雲，是從何處來的，明天是怎樣的天氣，為甚麼這水面在不同的日間，現出各種的色彩。對於這些，都要作長久的談話的，若是他們去散步，他

們常常是離開那到現處的，他們的住宅的狹小周圍，走上他們住居的湖岸的道上，有時給他們的機會，去察覺那些和他們遇着的人。若是遇着從他們對面來的年青人，瑪麗特別謹慎她的行動。若是非立斯隨便說一句，關於任何一個搖船的人，或者一個遊山的人的夏服，是很漂亮的話，她祇往前走，差不多在一種知道的，不誠實的態度中，去回答，她是沒有看見這些人的，她故意用一個懶洋洋的樣子，去注意觀察刺躡見的人，她在這時所接觸的眼光，使她覺得窘極了。並且又使她有一刻之久，挨着他走着的沉默，有時他們也無聲無響地，一塊兒坐在他們的露臺上，一直到瑪麗用盡方法去猜想，但並不是故意去避免，她纔去把報紙唸給他聽。若是她覺得他沒有聽了，她也往下唸去，並且她的聲音的調子，也充滿了喜悅，而且她更歡喜在他們之間，不完全是靜默了。雖然這一切祇是用盡疲勞，但他們倆還是去用他們自己所思想的。

非立斯自己承認他近來，對於瑪麗，做了一齣可笑的喜劇，但這種願望，是很嚴肅的了，去減少她

將來的不幸，用好的是這樣做，簡簡單單從她的旁邊消失了，這已經替他尋着一個清靜的地方，在那裏，他安靜地去死好了，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對於這事，他能完全平心靜氣地去思維，當他開始很嚴肅地，對於這計劃之實行，去反覆思想。當他在一個可怕的徹夜不睡的漫漫長夜當中，把這實行的詳細計畫，從他腦子裏提出來。但是一到他在第二天的黎明起身的時候，想這樣去做，就是不去告別，孤寂寂去與死兩接近，並且拋棄瑪麗，在那如太陽般笑的中間，去丟掉他的生命，但此時，他深感着他的無勇氣，這他是不能夠的，決不能夠的，怎麼樣，那嗎，怎麼樣呢，日子是到來了。她常常是不留情地挨近來了，因此他是應當要棄却瑪麗，他全部的生存，是等着這個日子，不是當着一個苦悶的限期，去對着死神發愁。若是他從幼年，不覺得去注意觀察他自己，也許他的疾病的一切徵兆，定規是還是忽略，與乎不大去注意，他的記憶喚起他一些他所認識的人的影像來，這些人，害着與他同樣的死症，在他們要死的幾個禮拜以前，還對他們閃着鮮明而充滿了希望的將來，他

如何地去詛咒那一個時間，就是在那時，他在不了然中，去尋那個醫生，而他是很久地用着謊言和錯誤的職權，去強迫醫生，一直到完全說出真實來。並且他就在那時，困於百倍受苦之中，一點也不比一個判決了的罪犯好些，差不多是每天早晨，都能與劊子手接近，把他綁赴法場去執刑。並且他也了解他自己，就從沒一瞬間，把他生存的恐懼，去弄明白，在他心之任何一角內，都埋伏着那抱怨的和諂媚的希望，這決不要離開他的，但是他的理性是變強了，給他一個明白而冷酷的忠告。這忠告是重又來到，永遠地要重來的，他聽着這個已經有十次百次千次了，當他在那無窮盡的長夜裏，醒來躺在那裏的時候，在那單調的白日裏，這是很快地經過的，不過僅僅給他一個出路和救濟，是不要有一點鐘，或者一秒鐘之多去等候了。自己結束好了。——這至少是可憐的嘯！這差不多是一種安慰，不是一種強迫，去等候的話，在每一瞬間之中，若是他要願意，他都能結束他的生命。

但是她，她特別是在日裏，當她向他跟前走來，

或者當她朗讀的時候，他常常覺得這好像是不難去和萬物分離一樣。她已經不是他生存中的一部份了，她是屬於生命的周圍，而不是屬於他的。因為他總有一次，應當離開的，在另外的一剎那間，特別是在夜裏，當她是緊閉着眼，臉在一種青年美的當中熟睡，在他的旁邊的時候。在那時，他真是無限地愛她，越是她睡得很安靜，她越見得睡得與世界離開。越是他的夢魂更遠，越顯出他醒的苦悶。他真是瘋狂般去崇拜她。有一次是在夜裏，在他們要離開湖畔之前，一種強迫樣子的輿論襲着他，就是從她那樣寶貴的睡眠處，他發生一種惡意的，不忠實去把她搖醒，向她的耳邊呼喊，“若是你愛我的時候，就同我一塊兒死，現在就死。”但是他讓她睡下去，明朝向她說罷，明朝，——或者。

常常，當他豫覺的時候，她在那夜裏，感覺他的眼睛，看着她自己，常常她去和睡者戲弄，因為她是要避免那種不適意的恐怖。在其間，她打開她雙眼睜着，到月半暗的臥房之中，並且看着他端端正正坐在床上的樣子。她不能脫離那最後一次嚴重的談話的

回憶，她害怕着他，有一天，他又要向這提出那個問題來，爲甚麼她要害怕那個問題？很明白地立在她的面前，對於他要堅忍到最後的一秒鐘，不能從他的身邊避去。要吻去他唇邊的每一聲呻喚，與乎他睫毛中的每一顆苦淚，他懷疑她嗎？這是旁的答覆嗎？甚麼？那一個？或者是這樣，“你是對的，我要離開你了，我只要那有趣味的病的回憶，在我處保持着，我就讓你一個人，能夠把你的紀念，弄得更好嗎？”那嗎以後呢？難抵抗的一種強迫，使她把一切去想盡，甚麼是在這答覆之後要來到的。她看着他在她當前，他充滿了新鮮的微笑，他對着她伸着雙手，並且說道，‘我謝謝你，’於是他就轉身去了，她急急地跟着，一個夏明，閃耀着那千般的醒來的快活。她常常是在那黃金般的清早跑着，在可能的範圍內，急急地離開他，用一次把一切的咒縛去掉。她又是一個人了，她是免掉憐憫了，她再不去尋那悲哀者，發問者，死者的眼光，看着她自己，這是在最後的數月中，完全是把她弄成這樣可怕的苦痛了，她是屬於歡喜的，生存的，她是可以依然恢復青年的，她是

要因此而跑開，並且那清晨的微風，飄蕩着她的笑聲。

當她惛亂的夢影，又潛生出來的時候，那真是雙倍的不幸，在她的跟前發生了。她在這裏面苦痛着，這是無論何時，都有的現象。

這同情的痛苦，在她的心中苦悶着，她是如何地恐怖嚇，當她想到他的學識，想到他的絕望的時候，越是這個日子，要失掉他的日子，快接近了，她更是愛他，常常是從內心地去愛他，哎，這是不能去懷疑了，她的回答，是要說出來了，在他的身邊，保持着的鍾愛，是太少了。看見他等着死的到來，在這數月之久，同他遍嚐了死之恐怖的滋味，這一切都是太少了。她想爲他更多一點去做那最好，和最高的事。當她與他相約的時候，說是她要死在他的墓前，但是他永遠是懷疑的，到底她是不是真心地這樣去做。同他——道去死麼？不，——她要在她之前去死。若是他把這個問題向她提出來的時候，她將有勇氣地這樣說道：“我們把這苦惱完結好了！我們一塊兒去死，並且馬上就去死！”當她沉醉在這種思想當中的時候，

她好像剛剛還看見過那個婦人的影子一樣。——這個影子，是經過田野跑着的，寶貴的晨風圍着她狂吹，向着那生命與歡喜的途徑跑去，這就是她自己。——這真是無情和殘暴。

他們動身的日子到來了。一個極柔和的清晨，好像春天又回來了一樣。瑪麗已經坐在露臺上，早餐是預備好了。當菲立斯從客廳走出來時，他深深呼吸着，“哈，這是一個極鮮明的天氣！”——

“是不是？”

“我要和你說話，瑪麗！”

“甚麼，”她很快地接着說下去，好像她要把這回答，對他從口上吐出來一樣，“我們還留在此地嗎？”

“不是這個，我們不要馬上回到維也納去，我覺得我，今天不是這擱地不快，我們想我們在途中，任何地方停留一下。”

“隨你的意思，我的寶貝，”她的心內，是如此的好法，這是很久都沒有的現象，因為他經過了一星

期，都沒有說過話。

“我想，孩子，我們停留在沙爾池堡好了。”

“完全隨你的意。”

“回維也納去，我們還覺着早了一點，是不是？此外我也嫌坐火車是太久了。”

“就是這樣好了，”瑪麗是這樣的意見，“我們也用不着這樣地急法。”

“小瑪麗，通通都收拾好了嗎？”

“已經很久了，我們可以動身了。”

“我想我們坐車子好了，大約不過是四五個鐘頭，到底比坐火車要舒服得多，因為那車箱裏還留着昨天的餘熱。”

“完全同你的意，我的寶貝，”她催促他，把他那一杯牛乳喝完，然後她使他注意到那在波尖上閃爍着的美麗銀色的閃光上去。她說了許多的話，她真是過量地快活了。他也很快意地去回話，最後她自己提出去定車子的志願，就是他們要在中午到沙爾池堡所坐的車子。他微笑着接受她的意見。她很迅速地戴上她寬邊的草帽，向非立斯的唇邊接了兩次吻，

忙忙地跑到街上去了。

他沒有問甚麼——他也不要問。這是很明顯地擺在他歡喜的額上。現在也不是放在那親切的期待之中，如同往時一樣了，當他故意用一種不好的話語，來切斷那無惡意的談話的時候，若是有甚麼事到來時，她總是常常先知道的，這好像能給她一個大的恩惠一樣，在他的親切之中，已經成爲了有一點贈與和調解了。

當她回到露臺來的時候，她發覺他在看報，這報紙是她外出後辰光到來的。

“瑪麗，”他嘆出來，在其時，用他的眼睛，很近地瞅着她“一點特別的事，一點特別的事。”

“甚麼事？”

“唸吧！——這個人——就是那伯納教授，已經死去了。”

“誰？”

“這個人——是的，我爲他，——噢，他，就是他把我的陷在那昏暗的期望當中的。”

她從他的手中，取過報來。“怎樣，就是伯納教授

嗎？”在她的唇上放着這句話：“他的死，是正當的了！”但是她沒有說出來，他們倆是安心了，好像這件事，對於他們，是有很大的意義一樣。是的，他用他完全無遠慮的不動搖的康健，得到每一個救助的希望了，現在把他自己在這兩天之中奪回來了。在這一剎那時，非立斯第一感着到的，他是厭惡這個人，——這種天賜的復仇，表現出病者有一個吉祥的預兆。現在好像那不祥的惡魔，向他的旁邊退却了一樣，瑪麗把報紙擲過去，並且說道：“是的，我們人類，又知道甚麼是我們的將來？”

他切望地把這句話說出來。“我們知道明天又是怎樣？我們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在短的休息之後，他忽然又轉到旁的地方去了。“你把車子定好了嗎？”

“是的，”她說道，“定的十一點鐘出發。”

“那嗎，我們還能夠在出發前，有一些工夫到外邊水上去玩，以爲如何？”

她挽着他的膀臂，他們倆散步向船舍去。他們有這種感覺，好像這是對於他們變成一個應當得的

滿足一樣。

在晚半天，他們到了沙爾池堡了，使他們驚異的就是覺得這城中一大半的房子，都懸着旗；並且他們所聽見的人們，都是穿着宴會的禮服，一個個都戴着帽章。他們到了旅館後，租了一個^等可以看見和尚山的風景的房間，在旅館中，纔有人告訴他們，在這城裏，是要舉行一個盛大的歌者會，並且給他們到音樂會的門券，這是在八點鐘，在療養公園內，很燦爛的光綫之下舉行的。他們的房間，是在第二層樓，在他們的窗下，沙爾查赫河打此流過。他們倆在途中睡了很多的覺，所以他們覺得很新鮮，並且他們祇有短的時間，停留在屋子裏，在黃昏之前，依然又要走上街去。

全城都充滿喜悅的舉動，好像這城裏的居民，通通走到街上來了一樣，這些歌者，帶着特別的標識，一隊一隊地都是快樂地散着步，此外還有見一些異鄉人，他們都是從村裏四面八方蒼萃到這裏來的，這些人都是穿的農民式的美服，一羣一羣地擁擠走

着，屋頂上飄着城市的顏色的旗幟，在第一條繁華的大街上，立着滿飾着花朵的彩坊，在所有的小街上，都波湧着人海的潮流，迎着他浮着一團帶香氣的夏夜，在那適意的快感之中。

在沙爾舍赫河畔那邊，圍繞着一種安閑的幽靜，菲立斯和瑪麗，都是陷入到城市樂碌之中，以後使他們又想到也們的靜靜的湖上一樣的時候去了。這沒有習慣的喧鬧，差不多把他們弄得昏亂了，但是在不久之後，他們得着那經歷過的大城的優點了，並且自己能夠把所有的塵事，自然地發生效用了。菲立斯對於羣衆的歡騰，——在從前也是如此——他不感觸着很大的快意。但是瑪麗却現出生出好感來。好像一個孩子一樣，一會又停着立在那裏，去看那一對着沙爾池堡裝束的婦人；於是再去看一些成人的披圍巾的歌者，這些人都是打從他們旁邊經過的。有時她又望着上面，並且很奇異那一個建築的特別華美的盛裝。菲立斯差不多是漠然無關的樣子。在她旁邊朝前走着，時而她走着向他用一個浮濺的樣子，‘看喇！這是多麼美麗！’他也沒有旁的回答，祇默

然無語地點着頭。

“請鄭重地告訴我，”結果她的意見是這樣，“我們真不是奇遇麼？”

他看她一眼，意思就是說她太不聰明了。最後他說道：“你願意最好是到療養公園去聽音樂嗎？”

她祇是微笑，於是回答道：“我們不要馬上又開始吝惜了。”

他討厭這個微笑，“你真能向我要求！”

“但是你想些甚麼！”她完全駭駭地說着，並且馬上把眼光又轉到小巷旁邊去了，在那裏剛剛有一對漂亮而美麗的男女，外面看起來好像是在蜜月旅行中一樣，他們歡喜地談着話，打此經過。瑪麗挨着非立斯走着，但沒有挽着他的膀臂。時時他們經過這人海的潮湧，在一秒鐘又離開了，她又覺得他，當他向着那房屋的牆垣悄悄地，在一種公開的厭棄的樣子中，走過去，想同那些人們，又漸漸地去接觸。在這時已經是黑暗了，街燈上已燃放光輝了，並且在城裏各個地方，特別是沿着彩坊一帶，都點着顏色的電燈，人們的大隊，都向着會場方面走去。音樂

開始的時候快近了。起初菲立斯和瑪麗，也跟著大隊在走，一會兒他忽然拉着她的膀臂，朝一個狹小的邊巷轉灣過去，在不久之間，他們達到了這城中很清靜而燈光又少的一段了，在一兩分鐘沉默地向前走去之後，他們自己覺得到了沙爾查赫河畔了。在那裏朝他們響着河水的響聲。

“我們到那裏做甚麼？”她問道。

“去安靜一會，”他差不多是命令式地說道，當她沒有朝那上面回答的時候，他是在一種神經刺激的語調中，說下去：“我們不是屬於向那些地方去了，對於我們，已經不宜於到那各種顏色的燈光，與乎歡喜地歌唱，很多人的地方去了，歡笑是屬於少年人的，此地是我們的位置，因為此地沒有歡呼的響聲，是很寂靜的地方，此地就是屬於我們的了。”以後他那種強烈的音調，落到一種冷嘲之中去了：——“至少我是屬於此地的。”

當他把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她覺得她不是這樣很深或觸到如像平時一樣了，但她自己解釋這個，她是常常聽慣了的，而他也常是公開地過分說話的。

——於是她用一種諒解而親切的調子去回答他：“我不去求禱這個，不。”

他因此狠心地說道，這在他是常常如此的：“請原諒。”她再說下去，在其時，她挽着他的膀臂，並且緊緊地擠着：“我們倆都不是屬於此地的。”

“是屬於此地！”他差不多吼起來了。

“不是的嘞，”她輕輕地答覆他。“我也是不願意回到那人羣之中，我恰恰是和你相反的嘞，但是我爲甚麼原因要跑開，好像我們是被排擠一樣。”

在這一瞬間，那樂聲響起來了，曠過清明而風靜的空中，向他們送過來，差不多音響的調子，都能夠很明白地聽得出。這是會場的喇叭吹奏，一個節會的序樂，這時一定是樂隊，已經開始了。

“我們走好了，”菲立斯突然說道，在他同她一些工夫佇立着，傾聽之後。“這這裏的音樂，轉使我悲哀，好像在世界上，隨便甚麼都是有點兩樣了。”

“是的，”她同音地說道，“這音調太憂鬱了。”

他們很快地向城裏走去，此地比河岸之下，更

把音樂聽得清楚一些了。當他們又依然走到這充滿了燈光，人生活躍的街上來的時候，瑪麗覺得那舊日親切的同情，又把愛情喚回來了。她又了解他了，並且她容恕他一切，“我們要回家嗎？”她問道。

“不，爲甚麼，你倦了麼？”

“哦呀，不是的。”

“我們一定還要在外邊停留一些工夫，是不是？”

“很歡喜，——隨你的便，——恐怕這有點涼意吧？”

“這是有點悶熱，確實是熱，”他神經興奮地答着，“我們願意在外邊晚餐。”

“很好，很好。”

他們走近療養公園了，這時樂隊剛奏完序曲，現在可聽見在這燈光如同白晝一般明亮的公園中，一隊談語和快活的人羣之百種的噪聲。還想去聽音樂的人，急急地走過，此外有兩位歌者，是遲到的樣子，很迅速地打他們跟前跑過，瑪麗看着他們，並且同時又看着菲立斯，這是有點害怕，好像對於他犯了過一樣。他噙着嘴唇 在他的額頭上，現出一個疲倦的，

壓制着的情怒。她相信他要說些甚麼的，但是他是默然。他丟開她，把他昏暗的眼光，依然轉到那兩個人的身上，他們是剛纔在公園的進口外，消失了的。他知道，他感覺到甚麼，在此地打他跟前走過的，他是恨死了的，一點事件還在此地存在着，就是他是再不能年青的，有生氣的，要去歡笑的了，在他是不能歡喜，而祇能哭了。並且此外挨着他的，現在是在知過之中的，比從前更劇烈地壓着他的膀臂走着，一位這樣歡喜的有生氣的少年，這個親屬，感覺到不知道，並且他知道這個，在他那裏用暴烈的悲哀，掘發着。他們倆有幾分鐘之久，沒有說話了，最終在他的口中，發出一聲長的嘆息。她去看他的面容，但是他却把臉掉轉過去。他在一次說道：“此地是太好了。”她開始一點也不知道，他說這話的意思，“甚麼？”

他們立了一個花園飯店之前，這是完全接近公園的，並且有很高的樹木，樹梢遮蓋着那些鋪白檯布的棹子，路燈放出牠微弱的光線，此地今天光顧的客人特別少，所以他們很豐裕地去選擇位置，最後

在園子的一個角邊坐下，全體不過有二十個人的光景，離他們很近的地方，坐着一對漂亮而年青的男女，這是他們今天曾經會着過一次的，瑪麗馬上就認出來了，在公園那邊，歌隊開始唱起來了，雖然歌聲有一點衰弱，但是那向他們送過的音響，完全是最佳的腔調，並且是這樣地，當那樹葉動搖的時候，就吹過來那歡笑聲音的，有力的響聲，菲立斯叫了一種好的萊茵葡萄酒，他是半閉着眼臉，坐在那裏。酒滴在舌頭上溶化了，好像是音樂的幻戲者，送來一樣，沒有去思想，這酒滴是從何處而來的，瑪麗挨近地靠着他，感着她挨着他的膝頭的暖氣了，在一度最後的瞬間的極端興奮之後，好像一個漠然無關的樣子，從他那裏發生了一樣，他自己很歡喜，就是能把他的志願，在此處拿出來是能這樣地漠然了，同時，當他們在掉逸坐着的時候，他堅決地決定下來了，就是去克服那刺激着的痛苦，他試去假裝着，而使人不知道他是個生病者，現在有些反省來鎮靜他：就是他看瑪麗那個眼光，現出壞的樣子，好像他是得着了，她去看任何一個旁的人，或許沒有去看旁

的。總之那坐在隣棹的不認識的一對，也沒去看旁的，如像從前那個歌者一樣。

這葡萄酒，是很好的，那音樂的聲響，諳嫻般地送過來。這夏之夜是陶醉般的柔和，當菲立斯向瑪麗看過去的時候，他看見從她的眼睛中，閃出一個無窮的善和愛的表現。他自己想把他完全的思想，在現在這一刹那沈下去，他向他的志願，作一次最後的請求，把一切都解放了，不管是過去的，或將來的，他是願意幸福的，但至少是要痛飲的。忽然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新的感覺，向他發生了，這使他得着一點奇異的解放，即是他現在有決定的價值了，就是要取得生命來，是的，現在馬上就要。這是永遠地使他自由；像現在這樣的心情，他自己不久就覺得，音樂，和一個容易喝酒的生活，並且還有這樣甜蜜的女人在旁邊。——啊，是的，這就是瑪麗，他考慮過的，任何一個旁的，或許恰恰也這樣愛過的。她也是一樣地把酒喝得很愜意，菲立斯不一會又要去叫一瓶來，他是如此地滿足，是很久都沒有像這樣的。他自己解釋，這恐怕是要用一點酒精，來恢復他從前那樣的生

活的原因吧。但是這也有用處嗎？若是僅僅地這樣，的確，那死神對於他，是沒有好多的恐怖了，一切都是簡單極了。

“甚麼，瑪麗？”他說道。

她去緊挨着他。

“你要知道些甚麼？”

“一切都是這樣的單純嘛！不是嗎？”

“是的，一切都是，”她回答道，“除了我愛你，在永遠之中以外。”

這完全是特異地發生，當她現在這樣鄭重地說着，她的人品，差不多於他是莫有多大的關係，她是要同旁的人一塊跑去，是的，這是正當的，人們應當去這樣做的，哦，不，這不是酒來欺騙他，這酒僅僅把我們任何一點取開，不然就會把我們弄成困難與怯懦；——他從人與物處，取得重要去。在此時祇放一點白色的粉末，到玻璃杯去，——這是再簡單沒有！同時他覺得，他有一兩滴眼淚，從他的眼內出來了，他對於他自己，是有一點感觸了。

對面合唱的歌隊，已經唱完了。現在可以聽見

那拍手，喝采，歡呼的聲音向這邊響着，在這噪聲低下去之後，不久那音樂又奏起來，並且同時在舉行一種宴會的，歡欣的波羅列絲跳舞了。非立斯在那時用手打着拍子，他的頭內，經過一種想念：“哎，還有一點生氣，我要生存下去，我是能夠這樣好法的。”但是這種思想不是恐懼停留在裏面，起先就有驕傲和至尊的樣子。怎樣？害怕地等着那最後的呼吸嗎？不論是晝夜，都用那無味的冥想去苦想着，並且他感覺到入了骨髓的，就是他對於一切的享樂，還是有力量去享受的。比如他覺得那音樂，還能使他受感動，那美酒，對於他還喝着有味，並且還想把那如花的女郎，抱在他的膝上，去親她的芳唇，不，這是到那樣的時間，還覺得有點太早，他的心情是要禁止不許發生的！若是那對於無所動於中，無所需要的時候到來了，——一個很快的結果，從他自己的意志發出來，纔是驕傲和至尊，他把瑪麗的手，很久地握在他的手裏，他諷刺中的吐氣，輕輕地拂着她。

“但是，”瑪麗用一個滿足的表示，悄悄說道。

他很久地看著她。她真是美麗，——美麗嘍！“走吧”他然後說道。

她很真率地答道：“我們不想再聽一個歌曲嗎？”

“是的，”他說道，“我們回去把窗子打開，讓那歌曲，從風裏把牠送到我們房間來。”

“你已經倦了嗎？”她關心問道。

他笑嘻嘻地撫摩著她的頭髮，“是的。”

“那嗎，我們走吧。”

他們站起來，離開花園，她緊緊地挽著他的胳膊，並且用她的臉頰，靠著他的肩頭。在回家的途上，他們倆互相伴著，那些歌者，剛纔開始的合唱的音響，漸漸離得很遠了。在那樣歡欣的華爾茲曲的音調中，在那雄渾的復句的音響之中，人們都好像被追到一種輕快的脚步當中去了。到旅館差不多祇有二分鐘的光景。當他們上著樓梯的時候，聽不出音樂的聲響了。但是他們一踏進房間來，那華爾茲曲的復句的音調，又放情地向著他們響起來了。

他們覺得窗子是開得很大的，並且那碧色的月夜的微瀾，流進來了。對面的和尚山，描寫出牠自己

很明顯的輪廓。這是不需要去點燈的，在地板上臥着那銀色月光的寬闊的線條，僅僅在房間的四角，纔是黑黯的。在接近窗戶的一個角內，立着一把安樂椅子，菲立斯坐在那把椅子上，把瑪麗劇烈地拉攏來，他接吻她，而她也接吻他。在公園那邊，歌聲是停止了，但是接着一個很長的拍手歡迎，一直到他們從最初開始接吻，到最末為止。瑪麗忽然立起來，急急地跑到窗邊去。菲立斯跟着她，“你做甚麼？”他問道。

“不，不！”

他在地板上蹬着腳。“爲甚麼不？”

“菲立斯！”她合掌地請求。

“不麼？”他切齒地說道。“不麼？我頂好要預備去死麼？”

“但是，菲立斯！”她已經在他的面前跪下去了，她抱着他的膝頭。

他把她拉起來，“你真是個孩子，”他悄悄說道。於是湊近耳朵：“你知道嗎？我是愛你的喲，我們應當要幸福地生存的，要把這些微的生命，這樣久地繼

續下去，我放棄那對於這一年限期內的恐怖與憂愁，我是想多活一兩個禮拜，一兩天，與乎一兩夜的。但是我也為這些日子生活，我不願我再拒絕甚麼了，並且從此以後，若是你願的話，”他知道，當他用一隻膀臂，把她抱着，用其他一隻，向窗外伸出去，指着那打跟前流過去的河。這些歌者，已經把他的歌曲唱完了。現在可以聽見那些低微的騷擾的音響了。

瑪麗一點也沒有答應，她用她的雙手，緊緊地圍着他的頸子。非立斯嗅着她頭髮上的香氣，他是如何崇拜她！還有一兩天的幸福，以後就——

周圍都變成靜悄了，瑪麗在他的旁邊坐着了。樂隊老早就完了場，在窗子下面，還走着從會場最後出來的行人，他們都是很high聲地說着笑着，打此經過。斯立非想道，這是如何可珍貴的，像這些呼叫的人們，充分地適宜到唱歌的地方去。最終這些最後的聲音，也完全銷沉下去。他現在祇聽見河中流水的音響了。——是的，還有一兩晝夜，就——她一定是歡喜去生存的。她真敢這樣嗎？她也無需乎敢不敢，

不需去知道任何一點事物，在任何的時候，她都是
在他的膀臂中，能睡着的，如像現在一般，——也不
醒來。若是他完全和她一樣，——是的，他也能夠如
此的。但是他也不要向她說，她是非常歡喜去生存的！
她在她的跟前，得着的是恐怖，他是應當孤獨地
去死的，——壞了！頂好現在就去，——她睡得很好！
現在祇要緊緊地去捏着她的頸子，這事情就發生了。
不，這是太傻！在他的當前，還放着有幸戴的時候；
他將知道，這最後的生存，是怎麼的。他瞧着瑪麗，她
是停在他的膀臂中，他的睡去的女奴。——

他最終所得的決定，使他安靜下去了。在他的
層間，現出一種薄情的微笑，當他同瑪麗第二天在街
上走去走來，她奇異地 着一個人的眼睛的時候，若
是他們在一塊兒散步，或者是晚上一塊兒同坐在園
子裏，或者是夜裏，他圍抱着她的時候，他就好像起
了一種以前從未佔領的，這樣驕傲的感覺，但是有時
候，也擾亂他這種感覺，就是有時，她也有不情願同
他那樣做的，然而他是有預兆，他是會成功的。她是

不敢去反抗他狂暴的要求的，他是從未有這樣如夢一般，自己克制過的，如像在最後那一夜一樣。他用着戰慄的喜悅，去漸近地看着這一瞬間。就是他要敢向地說：“今天我們要去死了。”但是他避免了這一瞬間，他往往在他的面前，有一幅有浪漫色彩的影子；就是當他想用短刀，向她心中插進去，看着她呻喚那最後的嘆息，而去吻他可愛的手的時候，他常常自問道，到底她是不是要這樣做，但是還是使他要發疑問的。

有一天早上，當瑪麗醒來時，使她劇烈地驚異，就是非立斯，沒有在她的旁邊，她從床上走下來，纔看見他坐在靠窗子那把椅子上，臉色是浸白的，頭向下垂，襯衣是打開到胸部下，她得一個發狂的恐怖，走向他去。“非立斯！”他打開眼睛，“甚麼？怎麼樣？”他抓着他自己的胸膛呻吟着。

“你爲甚麼不把我搖醒？”她捏着拳頭喊着。

“現在是好了一點，”他說道，她忙忙地跑到床邊去，拿了一條氈子蓋着他的膝頭，“是的，告訴我，我的天啊！爲甚麼你跑到此地來？”

“我一點也不知道，恐怕是我做過夢來。好像有個甚麼，把我的頸子捏住一樣，使我不能呼吸。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你！只覺得窗邊要好些。”

瑪麗趕快穿上衣服，並且去把窗子關上，這時吹來一陣不快意的風，現在從那灰色的天上，在開始下雨了。一種從討厭的潮濕出來的空氣，朝屋裏鑽進來。這是把那夏夜的凄涼失去，而變成灰色與異樣了。一個使人失望的秋天早晨，是到來了，牠是去掉一切的，使他們墮入夢境的幻戲者。

非立斯完全是平靜了。“爲甚麼你做出這樣使人害怕的脈搏？以後怎麼樣了？我在好的時候也做過惡夢的。”

她非常不安心，“我請你，非立斯，我們回去好了，我們回到維也納去好了。”

“但是——”

現在這夏天一樣地也完了，請看外邊，是那樣的荒涼！這也是很危險，若是天氣變冷了的時分。”

他很注意地聽着，他自己非常驚異，就是他現在剛剛有一個愉快之感，如像一個疲倦的新遊者

一樣。他的呼吸，在那纏着他的倦怠之中，容易地呼吸着，真是有一點甜蜜的睡眠的樣子，他們應當要離開這個城市，這他是完全明瞭的。這種地方轉換的思想，對於他們最先就有點同情。他非常歡喜，在這涼爽的兩天，坐在車箱裏，用頭靠着瑪麗的胸膛，

“好的”他說道，“我們同去好了。”

“今天道要走嗎？”

“是的今天還走，若是你願意，就乘中午的快車好了。”

“但是你不覺得要疲倦麼？”

“哎，你想些甚麼！這旅行又沒有甚麼辛苦！你去辦理一切，甚麼我又依然在旅行中要用的，是不是？”

她是無窮的快樂，而使他們這樣容易就動身起程。她馬上就去做一切的手續，如像收拾行李，付房錢，定車子，與乎跑到車站去豫定位位。菲立斯在不久也穿上衣服了，但是他不離開房間，整個的上午，伸長了腳，睡在那沙發上。他祇看着瑪麗。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忙碌的樣子，並且有時也微微地在笑。但

是大半的時間，他是睡着了。他是這樣地倦怠和疲勞，當他把眼睛看着她的時候，他是歡喜，因為她是要停留在他的身旁的，無論在甚麼地方，他們都要一塊兒安息的，這好像一個夢，經過他的腦袋一樣。“不久，不久，”他想着，但是這事情的本身，從沒有對他表現出這樣遠的。

現在是這樣地了，這是他在早上已經預想過的，就是菲立斯在午後，已經躺在列車的車箱裏，舒服地伸長了腳，把頭靠在瑪麗的胸部，氈子也蓋着他們了。他凝視着那關着的窗子的玻璃片，一直看到外邊灰色的天氣去，他看着雨柱下降，他的眼光沈潛到白霧當中，從這裏面，有時看見那些小山和房屋，打這邊跑過來了，電柱如射箭般地打這邊跑過去，那電柱上的鐵絲，上下跳舞着，這列車停留在一個車站，但是在他的情形當中，菲立斯不能去看那些在月臺上的人。他祇聽得，腳步聲，說話聲，再就是那鐘聲和汽笛的信號。在開始的辰光，他教瑪麗唸着報紙，她是應當把她的聲音，盡力去唸的，但不久他們就

不要這個了。他們倆都歎喜，這是到回家的途上走去的。

現在是黃昏了，而雨也還在下着，菲立斯有這種需要，他自己想完全去弄明白；但是他的思想，得不着很明顯的輪廓，他沉思着，此地是躺着一個患重病的人……這個人現在在山中，因為那裏是患重病的人們到夏天要去的地方……在那裏有他的愛人，並且他的愛人，對於他是非常忠心的，但是現在她是因為這個而疲倦了……她是這樣的淒白的臉色，或者因為燈光照着的原故？……是的，那燈光已經在上面燃着了，但是外邊還沒有完全黑暗……現天秋天是來了……這秋天是這樣悲哀和靜悄……今天晚上我們又要到我們維也納的房間中了……在那裏使我覺得，好像我從未離開過一樣……哦，這是好的，瑪麗是睡着了，我現在不願意聽着她說話……或者在車中也有從歌者會來的人們？……我是疲倦了，我一點也沒有病，這是有許多的患病的人在車中同我一樣……哦，是十分的寂寞呀……今天的整天，是怎麼樣過的？這真是今天嗎，菲躺在沙爾池堡的沙發

上嗎？在此地已經很久了……是的，時間與空間，我們在那上面又知道甚麼！……那世界之謎嘛，——若我們死去，或者能解釋那個……現在有一種鳴着的旋律之音，到他耳朵裏去了。他知道，就是那正在動着的列車的音響……是的，這就是一種旋律……一首民歌……一個俄國的……單音的……非常之好嘞……

“非立斯，非立斯！”

“這是甚麼？”瑪麗在他的面前，並且撫摸着他的臉頰。

“睡得很好嗎，非立斯？”

“這是甚麼時候了？”

“在一刻鐘之內，我們就要到維也納了。”

“哎，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個很安穩的睡眠，對於你是很好的現象。”

她去收拾行李，列車在夜裏，向前進行。在幾分鐘之內，鳴着很明顯的哨聲，經過玻璃窗，從外邊很迅速地又閃着燈光了。現在是經過挨近維也納的幾站

了。

菲立斯坐起來，“我經過這很久的躺臥，完全是疲倦了。”他說道，他坐在角內，看着窗子外邊。他可以看到那遠處放光的城市的街道。列車走得很慢了。瑪麗打開車箱的窗子；彎着身子到窗外去。已經到了車站了。瑪麗向外面做着下勢。於是轉過身來，向菲立斯喊道：“那裏是他，那裏是他。”

“誰嘞？”

“亞爾佛！”

“亞爾佛嗎？”

她還是永遠地依然在用手勢。菲立斯是立起來了，並且從她的肩頭看出去。亞爾佛很快地走近車箱來，伸上去握着瑪麗的手。“上帝祝福你們！菲立斯，好嗎。”

“你怎麼跑到此地來了？”

“我給他打了一個電報的。”瑪麗迅速地說道，“說我們今天要到的。”

“你無論如何是我的好朋友，”亞爾佛說道，“那寫信對於你，是一個不相宜的事。現在來嘞！”

“我睡了這樣多的覺，”非立斯說道，“但是我完全覺得還是暈眩的。”他微笑着，當他下着車子的梯級時，有點踉蹌了。

亞爾佛扶着他的膀臂，瑪麗好像要去掛套的樣子，所以迅速地握着他的另外一隻。

“你們倆一定是疲倦不堪了，是不是？”

“我完全是用不中了，”瑪麗說道，“是不是，非立斯，真是被這討厭的乘火車弄疲倦了？”

他們慢慢地走下梯子，瑪麗去探亞爾佛的眼光，他避免着她的，到下面，他叫了一輛車子，‘我真是快活，就是我能看你，親愛的非立斯，’他於是說道，“明天早上，到你那裏來，要想和你作長談。”

‘我還覺得有點暈眩，’非立斯再說一篇。亞爾佛想去幫助他上車，“啊，還不至於這樣不中用，還不至於！”他上車時，握着瑪麗的手，“你看，”瑪麗跟着他。

“那嗎明天見，”她說道，在其時，把手伸出車窗去，向亞爾佛握手作別，從她的眼光中，發出這樣質問的恐怖，就是迫着她自己，向亞爾佛作一個微笑。

“是的，明天，”他喊出來，“我同你們一塊吃早餐！”車子在這時開了，亞爾佛還停留一些功夫，是一個嚴肅的面孔立在那裏。

“我可憐的朋友！”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在第二早上，亞爾佛來得很早，瑪麗在門邊接着他。“我要同你說話的，”她說道。

“頂好讓我先去看他，若是我把他檢驗過了，我們再來談話，纔有意思。”

“我祇請求你一件事，亞爾佛！如你平常覺得他是怎麼一樣，我懇請你，不要告訴他！”

“但是你在想甚麼！還沒有到那樣壞的地步，他還在睡嗎？”

“不，他是醒來了”

“夜來怎麼樣？”

“他一直熟睡到早晨四點鐘，以後就不安靜了。”

“讓我一個人先去看他，你應當爲你那帶淺白色的臉兒，去休息一陣。我不許你去見他。”他微笑着握過她的手後，一個人走進臥房去了。

菲立斯把被頭拉到下顎邊，向着他的朋友點頭。亞爾佛坐在他的床邊，說道：“我們又幸福地在家了。你復原得多了，並且希望你把你的憂鬱，遺留在山中的。”

“是的”菲立斯板着一個面孔回答道。

“你又不願意坐起來嗎？像這樣早來會人，祇有做醫生的纔是這樣。”

“可以的。”菲立斯很漠然的樣子說道。

亞爾佛去檢驗病人，問了一些很短的時間就能回答的問題，並且結果說道：“像這樣我們是滿意的了。”

“請不要批議，”菲立斯牛氣般地回答。

“頂好不要發你的瘋。我們想有力量地，盡力一次。你應當有要恢復健康，這種思想不要為命運所愚弄。這一樣地對於你，莫有一點好處的。”

“那嗎，我怎麼辦？”

“不問一切，你祇靜靜地在床上，去躺個一兩天，知道了嗎？”

“縱橫是不高興起來的。”

“這樣很好。”

非立斯現出活潑的樣子。有一點我要知道。昨天到底我自己做些甚麼。真的亞爾佛，你要替我解釋。我的一切，好像一個陰鬱的夢境一樣。乘火車，到車站，上此地來，睡到床去，——”

“這有甚麼解釋的？你又不是一個怪物，若是一個人是過分疲勞的時候，是要發生這樣現象的。”

“不是的，亞爾佛。像昨天那樣的疲勞，我覺得完全是新的現象。今天我也還是疲倦。但是我的思想依然是清爽。昨天並不是那樣地不適意，但是我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害怕。若是我朝那上面去想，好像那樣的現象，又能夠向我到來一樣——”

在此時，瑪麗走進房間裏來了。

“你要感謝亞爾佛，”非立斯說道。他稱呼你叫作看護婦。從今天起，我應當睡下去了，我真榮幸，此地介紹你，這是我的臨死的寢牀。

瑪麗做了一個可怕的样子。

“請你不要把這瘋像，留在你腦子裏去，”亞爾佛說道。“他是有幾天應當躺着，頂好請你對他要留意

着。

“你能豫知嗎。亞爾佛，”菲立斯用一個嘲笑的興趣喊出來，“爲甚麼要一個安琪兒 在我旁邊。”

亞爾佛，現在做一個要走的步法，意思是教菲立斯安靜下去，最後說道：“我在此處告訴你，我親愛的菲立斯，就是我每兩天執行我的醫務，來看你，再多也是不中用的，在旁的日子，對於你的情況，沒有話說時，那我就來同你閒談，如像我平常一樣。”

“哎，我的天咧”菲立斯喊出來，“這個人到底是甚麼心理，不要講吧，請你向你旁的病人饒舌好了，特別這種話是太簡陋。”

“我親愛的菲立斯，我與你是人與人的談話，聽我一次話好了，這是真的，你是病了，這恰恰是真的：若是好好的去醫治，你將要痊癒的，我也不能和你多說，或少說了。”在此時，他立起來，

菲立斯用一個不相信的眼光去看他，“或許有人試去相信他。”

“這是你的事，親愛的菲立斯，”這個醫生很短地

回答他。

“怎樣了，亞爾佛。你現在又感不快了嗎，”病人說道，“這樣一種粗野的語調，對付一個重病的人——”

“明天見，”亞爾佛說道，在其時，他轉身向門邊去了。瑪麗跟着他，想陪他到外邊去。“就留在此地好了，”他講求的樣子，向她悄悄說道，她關上了門在去的人走後。

“到我這裏來呀，小人兒！”非立斯說道，當她做一個可愛的微笑的表情，走到掉邊去做活計的時候。

是的，你是個好人，你真是個很好的女人。”他用一種酸心的語調，說出這樣輕柔的話來。

瑪麗在第二天，沒有離開過他的臥榻，她完全是善良和服從；並且同時從她的態度，現出一個安心的喜悅，應當對於病者要親切，並且有時也真是親切。在有些時候之中，也惹起一種柔和的快樂，瑪麗試去引起他的快樂，當她在那裏開始談一件任何的新聞，這剛剛在報上載着的，或者是她覺得他的氣

色復好，或者是設若他不久能完全恢復健康，他用何種方法與形式，去整頓她的生活。有時他阻隔她，當她請求他頂好是到那和平之中去，而可以恕宥他。亞爾佛每天都來，有時也來兩次，差不多對於他的朋友身體健康的狀態，現出焦慮的樣子。他說一些一般親友的話，講些關於醫院的故事，並且還插入一些藝術和文學上的談話，在那時他知道去調度，就是菲立斯不需要去多說話。這兩位，愛人和朋友，都是這樣公正的，而使菲立斯在有些時候，能夠去預防沈在那決然的希望之中的疲勞，這是對於他太糾纏了。他向着自己說，這僅是他倆個的義務，而對他演出來這齣喜劇，而這齣戲，剛剛對着一個重病者演出，這是不久之前以來的交換的幸禍。但是他也相信，僅僅去同意他們的喜劇，並且自己同着去出演，那嗎，他又去捉來復習一道，使他談着關於世界和人類的話，好像這是對他決定了，還有許多年，在太陽光綫中，生命活躍之下去逍遙一樣。然後他自己回憶着，恰恰這種希有的好感興，存像他那種形式的病人，常常是一種接近死域的預兆，並知道一切的

希望，在自己面都呈痛苦，這是來到這樣遠了，他取得那不定的恐怖的威覺，與乎那憂鬱的情懷，比那有親切意味的環境，那要接近了，因此他自己也同樣是歡喜。然後他依然發覺，像這樣形式的論法，是何等的荒唐，——求其結果，此地就從莫有知識和確定。他又依然去恢復讀書了，但是覺得對於那些小說，沒有好大的趣味，猶其那一類繁華富麗的，對於他更為討厭。他又轉向到哲學方面去了，叫瑪麗從書櫥裏取出叔本華和尼采的集子給他，但是對於他們調和的智慧和，也不過使他短時間放着光輝。

有一夜晚上，亞爾佛碰見他，當他剛剛把一本叔本華的集子，放在他的被頭上，用一個陰鬱的臉色看着。瑪麗坐在他的旁邊，在做手工。

“我要告訴你一些甚麼，亞爾佛，”他向着進門來的，用一個興奮的聲音喊着。“我一定又要去讀小說。”

“是甚麼樣的？”

“這至少是一部正大的寓言，好或者壞藝術家著的或者無學問的人著的，這些先生們，但是”並且

他用眼睛指示到一部在那被頭上放着的書“都是些卑污的驕傲自負者。”

“唔！”

菲立斯起身來，“若是一個人的身體，如像神仙一樣的健壯，可以去輕忽生命，並且若是一個人在意大利散步，與乎這如花開般的生活，圍繞在那各種顏色之中，那就那可以安心看着死神的到來，——我完全簡簡單單地把牠叫着姿態。有一個人，在一次，把一位先生關禁在一間小屋子內，一個使人發熱和難於呼吸的判決，向他說道：“在來年一月一號，與二月一號之間，你一定要入墳墓的，讓自己從那裏得着哲學的感興來。”

“去你的豹！”亞爾佛說道。“這是怎麼樣的一種奇怪的言論！”

“這你是不會懂得的，你也不能去了解的！我恰恰是厭棄的，他們都是些驕傲自負者。”

“那嗎，蘇格拉底呢？”

“一位喜劇家。若是人們是一個渾然的人的話，就是在那無名的恐怖之前，是能夠把牠蘊藏着的。我

實在對你說，人們對於死者的心理，完全是錯誤了，因為他們祇知道一切世界知名之士的死，對於後世奏演了一齣喜劇。至於我！我要做甚麼？若是我很平靜地，同你們談論一切可能的事件，但於我是不能實行出來，那嗎，我又做甚麼？”

“去你的甯，不要說這麼樣多，特別是這樣無聊的話。”

我也覺得這是我的義務，表面上要裝着毫無痛苦的樣子，雖然在實際上我是有一個無窮大的恐怖，是那些健康的人們，不能有這種概念的，而且這恐怖，他們都會有的，不管他們是英雄，或是哲學家，不過他們剛剛都是一個最好的喜劇家。”

“請安靜些吧，非立斯，”瑪麗請求他。

“你們倆也一定要相信的，”病人繼續往下說，
“就是你們對於永遠，很平靜地從你們眼中看出，因為你們恰還沒有從自己發生出來的概念。一個人應當受判決如像一個罪人一樣，——或者像我一樣，纔能談論得上。譬如捉住了的惡魔，在絞架之下大步，與乎那發明格言的大聖哲，在他西林克之杯空了過

後，再有那被擒住了的自由英雄，微笑地看著那小館，達到他的胸膛，他們都是假的，我是知道的，——他們的神色自若，他們的微笑，都是裝腔作勢的，他們在死神的當前，都有恐懼，並且是一種充滿了戰慄的恐懼，這自然是如像死者自身一樣！”

當非立斯講完的時候，亞爾佛很平靜坐在床上了，並且回答道：“不論在甚麼情形之下，你高聲地說了這許多的話，真是糊塗。第二層，你真是太無味了，並且一個可惡的神經過敏者！”

“現在你是這樣的好法，”瑪麗喊了出來。

“她想信在最終都真是這樣嗎？”非立斯掉轉身來，向着亞爾佛問道，“結果有一次要明瞭嗎？”

“親愛的朋友，”醫生回答道，“一個明瞭，是你眼前要需要的。但是你現在又頑固起來了，我應當在這上面，使你斷念的。在兩三天之內，你若是在其中，不要去多說話，我相信你是能起來的，並且我們就可以對於你的情狀，有一個正續的商議。”

“若是我僅僅不能夠把你完全看穿，”非立斯說道。

“是，是，已經好了，”亞爾佛答道：“你不要做個病像，”他掉轉身向着瑪麗，“這位先生也有一次要清幽的，現在告訴我，爲甚麼不把牕子打開？外邊是美麗的秋天，這使人能夠去思想的。”

瑪麗立起來，去打開一個牕戶，剛剛開始黑暗起來了，流進來的空氣，是這樣的清新，這是瑪麗感覺需要的，她自己是許久都要去追求的，她停立在牕邊，並且彎着身子把頭伸出去，她覺她自己好像是離開了這房間一樣，她覺得她是在外面，並且是孤另另一個人了，已經有許多日子，她是沒有這樣愜意的感覺的發生。當她依然掉過頭來，回到房間裏的時候，一種病房的鬱氣，對着她流過來，她自己覺得有種苦痛，橫在她的胸中一樣。她看見菲立斯和亞爾佛互相談話時，而所說的話，是不大聽得出的，但是她一點也不需要，去與聞這種談話。她依然靠着牕戶，向着外邊，巷內差不多是空虛與靜寂了，僅僅聽得見附近大街上，車輪的響聲。雙散步的人，很安閑地在對面人行道上走着，在對面屋子的大門邊，立有一兩個女僕站在那裏，她們在談天，並且充滿

了美聲，有一個少婦，在對面屋子裏，同瑪麗一樣，在牀邊看着外邊。瑪麗在這一瞬間，不能了解，爲甚麼這位少婦，頂好不去散步，她真嫉嫉一切的人，都比她幸福。

輕柔而舒服的九月天氣到來了。夜晚是來得很早，但是還留着暖氣風靜的氣象。

瑪麗是習慣了，就是把她挨着病榻的椅子，移動到那開着的牕戶邊去坐。特別是當非立斯睡着的時候，在那裏要坐一點鐘之久。一種深深的疲勞，襲着她了，一個不可能，對於這個環境，完全去弄清楚，是的，一種不可言狀的不快，去思想着。這整個的時間，對於她既不是在回憶，也不是在想將來。她睜着眼睛，好像在做夢一樣，若是從街上有一點新鮮的空氣來在她的額上輕颺着，她也就完全滿意了，若是從病榻邊，有一點輕微呻吟，向她傳過來的時候，她又依然驚駭起來了。她發現她，好像漸漸地失去了同感的贈與一樣。她的同情心，是過分地刺激她的神運了，並且同恐怖相和的痛苦，也變成隨便了。她

自己不能受非難了，如像近來一次，當醫生在完全的鄭重之中，把她稱着安琪兒的時候，她自己差不多覺得有點恥辱了，但是她是疲倦，無窮的疲倦。她是已經有十天，或者十二天，是沒有離過屋子的了。爲甚麼要這樣？爲甚麼？她應當對於這上面去着想的。現在好像忽然有一道閃光，經過她的腦袋一樣。因爲非立斯是病了！是的，她是歡喜停留在他那裏的。她崇拜他，一點也不比從前少，僅僅她是疲勞，這是最終要求一點人道的。她那想有一兩個鐘頭，到外面去的渴望，常常急迫着她，她真小孩般的，自己去拒絕這種感興。他結果也會理會這個的。現在她又依然明白，她是一定應當永遠地愛着他，並且要把從他那裏得來的病人的疑影，離開去的。她把她的縫具，擲到地上去。投一個眼光，到那立在這已經完全黑暗的房間，牆壁邊的床上去。這是黃昏了，病人在一天安祥的日子之後，熟睡去了。現在她差不多能夠走了，可以使他一點也不知道的。唔，是的，在下面那邊角上，依然有一次，在人羣之中了，到市立公園去，並且打那裏街，與乎歌劇院經過，那裏電燈閃着光

亮，肩摩踵接地互相擠着，她渴氣極了。但是甚麼時候纔再來呢？這樣日子，是能夠再來的，那除非非立斯的病好了；她是怎麼樣了，那些街道，與公園，和人羣！沒有他，她一切的生活又怎麼樣！

她停留在屋裏。她把她的椅子，又轉過去挨着他的床。她拿着睡的手，靜靜地哭泣，流着悲傷的眼淚，永遠地在哭，好像她很久地用她的思想，遠處從這個人到來一樣。她的眼淚落在他的蒼白的手上了。

當亞爾佛在午後，照例來看非立斯的時候，他覺他是比最後一天，要新鮮得多。“若是照這樣下去，”他向他說道，“我將讓你在一兩天之內，起床來，”好像一切向他所說的話，這病人都用一種懷疑的樣子去理會一樣，並且用一個不親切的態度去回答，“是的，是的。”但是亞爾佛轉身向着坐在棹邊的瑪麗說道：“你一樣也能看出一點更好的氣色來。”

非立斯在這句話上面，也去向瑪麗更近地去觀察，覺得她是特別蒼白。他是習慣了這種思想，就是

他有時對於她那種犧牲的美德，所發生的思想，但是不久從他自己身邊，又趕走了。有時候他想這種殉教的精神，不是完全真的表現，他對於她所表示出來的，忍耐的容態，常常生氣。他有時願望，她要求不能忍耐的樣子。他探討一些晨光，到她自己用一句話，或者一個眼光，表示不忠心，他就可以用一個奮俱的惡語到臉上來，並且他自己是不能一分鐘久，去着瞞的，就是他討厭她的作偽，那她就好讓他安心去死。

在亞爾佛關於她的氣色的說話，使她有一點紅暈，並且微笑說道，“我覺得我是很好的。”

亞爾佛向她挨近一步，“不是的，這也不是那樣簡單的，若是你是生病了，你的菲立斯也難復原的。”

“但是，我真是很好的嗎？”

“告訴我，你一點也沒有到那新鮮的空氣中去嗎？”

“我不感覺那種需要。”

“告訴我一次，菲立斯，她從來離開過你嗎？”

“你是知道的，”菲立斯說道，‘她是一個安琪兒。’

‘但是對不住你，瑪麗，這完全是太傻了，這也是不中用的，並且有點小孩脾氣，你自己用這種方法，你是應當到有空氣的地方去。我向你說明吧，這是很要緊的。’

“你要我怎麼樣？”瑪麗微笑地說道，“我從不發生這種渴望。”

“這完全隨便好了，這已經是個壞的預兆了，若是你一點沒有這種渴望。你今天還應到外邊去。你到市立公園去，坐一點鐘。或者你在那裏不舒服的話，那嗎你雇一輛車子去遊行，譬如到游藝園去，那下面真是好極了。”

“但是——”

“這是沒有但是的，若是你再這樣做下去，完全像個安琪兒一樣，那嗎你將憔悴的。是的，請你向着鏡中去看一次，你是憔悴了。”

菲立斯感覺到，當亞爾佛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心中，有一個刺入的痛苦進來一樣。一種忍受的憤

怒，在他心中擾亂着，他相信他在瑪麗的面部上，就知道是一個故意去忍受的表示，這是同情心所要求的；好像真理在這上面動搖起來了一樣。這個在他的腦子裏，閃着這個女人，是有這個義務，和他同痛苦，和他同死的，她的憔悴，是應當的，或者她是故意裝一個紅頰，熱眼，在其時，使他趕快向着他結局走去？但是亞爾佛確實相信這個女人，——他的愛人，——有這個權利。去對於他最後生存的時間，丟開去若嗎？或許她自己敢這樣的——

菲立斯用一個很煩惱的奮怒，去研究瑪麗面容的表示，當此時醫生在不快的談話中，把從前所說過的話，時常重複地提將出來，結果他給了和瑪麗相約的事，就是讓她今天還想到外邊去的事。向她說明，這種相約的實行，恰恰是屬於酬勞，她看護的義務，如像勞的一樣，“因為我從來沒有計算過，”“菲立斯想道。”“因為人剛是要頰敗下去，是的，縱橫是要死的，”他不經心的樣子，握着亞爾佛的手，當他最後要走時，他是討厭他了。

瑪麗陪醫生祇走到房門邊，就馬上轉過身來，走

向非立斯去，他是咬着唇脛，躺在那裏的，一個很深奮怒的縐紋，現在他的額頭上。瑪麗知道他，她完全是這樣知道他的。她微笑地彎着身子向着他。他呼吸着，他想說話，他想在臉上，投向她任何一個不可思議的侮辱，他就這樣做，當她來尋求時。但是她用她的手，在撫摸他的頭髮，永遠是帶着疲倦的，忍受的微笑，在她的面容上。她完全挨近他的嘴唇，很溫柔地悄悄說道：“我是不會走的喇。”

他沒有回答。在這漫漫的長夜中，一直到深夜的時分，她留在他的床邊坐着，最後她在她椅子上睡着了。

當亞爾佛在繼續的第二天來的時候，瑪麗試去避免同他談話。他今天好像關於她氣色沒大興趣一樣，祇從事於非立斯的事件。他又不肯去談論關於不久就要起床的事，但是病人却有點胆怯，所以去問他。他自己覺得是比過去的日子，更虛弱了。這是在他那裏，是一個從未經過的不高興去說話，當他一離開了醫生的時候，他是快活。對於瑪麗的問話，也

是一樣地，給她一個很短而不快的回答，並且當她在亂點鐘久的沉默之後，在晚半天依然問道：‘你現在怎麼樣了？’他回答道，“這是無關於你的。”他把手膀枕在腦後，閉着眼睛一會就睡着了。瑪麗挨着他有一些工夫，在其中她去觀察他，於是她的思想，也朦朧起來，使她走入夢境去了。在一些工夫之後，她依然來到自己身上，她覺她的四肢，好像有一種極愜意的舒服，通過一般，當她在一個健康熟睡之後，醒轉來的時候，她立起來，去把放下了的牀簾，扯得高高地，好像今天在那挨着公園的小街上，蕩着一陣晚開的花香一樣。像這樣可人的空氣，從未在她身邊出現過，現在是流入房間來了。她轉過來，看着那睡在那裏的非立斯，如從前一樣，呼吸得多們安淨。否則在這樣一刹那的時候，就好有一種感動襲着她一樣，這種感動，是停留在房間內不去的，並且使她全盤的態度，蔓延着一種無生氣的憂鬱。今天她很安靜停留着，並且很歡喜，就是非立斯是睡着了，內心也不起戰爭，如像每天所發生一樣，而是這樣的自然了，去決定到外邊去玩一點鐘，她墊起脚尖，輕輕地

走到廚房去，去委託女僕，到病房去停留一會，迅速拿着帽子和傘，飛也似地下着樓梯，她現在是站在街上了，在走幾步急步之後，經過了一兩條靜悄的巷子，就到了公園，她是快活，當她看着她旁邊的灌木叢，和一些樹木，與乎那上面碧玉的天空的時候，這是她很久所渴望的。她坐在一條繩子上面，在她的鄰近的繩子，坐着一些奶媽和侍候小孩的下女，在夾道林邊，孩子們在那裏遊戲着，但是這時在開始黑暗起來了，這種驅逐，使孩子們快要完結他們的遊戲了，這些奶媽下女們，呼喊那些小孩，手牽手，離開公園去了。不久瑪麗差不多是一個人了，還有一兩個打此經過，有一位先生向着她走來走去。

現在是這樣了，她是在此地了，是在外邊了。是的，到底那過去的的一切，是怎樣的？現在好像是這樣的片刻到來了，就是用一個不被擾擾的眼光，去看着現時，關於她的思想，她想去尋找那明白的話語，是使她內心要說的，而能夠說出來。我在他那裏，因為我愛他，我不去犧牲，然而我又不能去做另外的，那嗎，應當怎麼？這是還要扭延好久的？還

是沒有救了，——那又怎樣？——那又怎樣？我有一次曾想同他去死，——爲甚麼，我們現在是這樣的生疏了呢？——他僅僅很多地去向自己着想，他也還要要求同我去死嗎？在此時印澈了她的證實，他是要這樣要求的，但是這已經不是現出一個溫柔的少年的影子來，而使她永遠地顯隱在他身邊了，不是的，當他把她向他自毀壞了，頑固，猜疑，因爲她是一次屬過他的。

一個年青人，挨着她，在一條毯子上面坐下了，並且做了一個注目的表情，她是這樣茫然若失地，首先去問人家，“怎樣？”於是她又立起來，趕快地走開了，在公園裏，她對於相遇者的眼光，都覺得是不舒服的樣子，她從環街走了出來，看見一部車子從此經過，她坐上車子去遊行，這時是晚上了，她坐在角上，很舒服地靠着背，她的歡喜，那是很愜意的，不疲倦的動搖，與乎那變換了的生活是到薄暮之中了，那些沈入在發光的瓦斯火燄的影子，打她跟前跑過了，這美麗的九月之夜，引誘了許多人到街上來了，當瑪麗的車子打從市民花園經過的時候，她聽着陸軍

樂隊，奏出來一種參差的調子響了出來，使她有意地向着在沙爾池邊那一夜，去回想，無益地她試去說服她自己，就是這一切在她跟前的生活，是成了過去了，幻滅了，沒有放在那上面，所以要離開的了，她不能把那漸漸在她那裏開始擠入的快樂，從她的意思趕走。她是有一次的快活了，在那邊立着那有放白光的弓形燈罩的偉大的戲院，在那邊從市政廳公園的夾道林邊，快適的，逍遙的人們，走到街上來，在那邊咖啡館的前面，有許多人坐在那裏，到處都是人，她對於焦慮一點也不知道，或者可以說一點也沒有；這空氣是這樣的柔和同溫暖，拂着她，還有許多像這樣的晚上，還有無數的美好的日與夜，她都要去看的，這生命活躍的健康的感覺，在她的血管裏流着，這一切都使她幸運，怎樣？她或者要譴責自己嗎，就是說她在無數死一般疲勞的時間之後，在一片剝這歡愉就宛然到她自己的地方來了，這不是剪的嗎，她的生存，僅僅是保持着嗎？她是健康，她是年輕，到處都好像從百種的泉源匯在一處流着那生存的歡悅襲着她。這是這樣自然的，當她抬起頭呵吸時，天罩

着她，因為她是健康，這有甚麼可恥的。她想着菲立斯，若是有種奇蹟發生，就是說他能變成健康，那自然她要同他生活下去的。她用一種溫柔而怨有的苦痛，去思念他。這是轉去看他的時候了。若是她在他的跟前，這對於他是對的嗎？他知道她溫柔的價值嗎？他的話語是這樣的苦味，他的眼光是如此的刺人，與乎他的接吻！這是他們很久都沒有互相吻過的。她應要向他的嘴唇去想，這常常是這樣的蒼白，和乾燥。她也想常去親吻他的額頭，但是他的額頭，是冰冷和潤澤。這患病者是如何的可厭喇！

她在車中，靠着背。她打消她從病人那裏得來的思想，不要去想他。她熱心地向街上看出去，很仔細地觀察一切，好像她應當把那些印入她自己的思想去一樣。

菲立斯打開他的眼睛。一枝蠟燭挨近他床邊燃着，展開牠的疲弱的光綫，挨着他，坐着這個老婦人，漠然無關地雙手放在膝上。當病人叫她的時候，她駭了一跳；‘她在那裏？’這婦人向他說，碼頭到外邊

去了，馬上就要轉來的。

“你可以走了！”菲立斯回答道，並且像一個帶生氣的語調，“你走好了，我不需要你了。”

他是一個人了，一個不平靜，好像以前從未有過的苦悶，襲着他一樣。

她在那裏，她在那裏？他差不多在床上不能忍耐了，但是他又不敢起床，忽然經過他的腦袋：最終她是要逃走的！她要讓他一個人的，永遠是一個人，她已經不在他的旁邊，支持她的生命了。她是害怕在他跟前，她是知悉他的思想了，或者他有一次在睡眠中講過了，並且高聲地講過了，固定的在他意識深處靜息着，當他自己一天之久，沒有明白地抓住時，她恰是不同他去死了。——這種思想突入經過他的腦子，發熱病是在那裏，並且每夜都要來的。他對她已經有很久都沒有說過親切的話了，或者就因為這個！他用他的心情，把她苦悶了，用他的懷疑的眼光，用他的苦的言論，她需要感謝！——不是，不是，僅是要權利嘞！停！若她是在這裏，他應當有她嘞！用一個燃燒着的痛苦，他承認這個：他是不能缺她的。

若真是這樣的，他將向她謝罪一切。他將依然用那溫柔的眼光，去讓她安靜，用那溫柔的話語，對她去尋到那內心的深處，他將忍着苦痛，不去說錯一個字。他將要微笑的，若是這恨很重地橫在他的胸中的時候。他將要吻她的手的，若是他的呼吸平勻。他將要向她講述，就是他做過了無聊的夢，甚麼她在睡中聽來的，都是囈語。並且他將向她發誓，他是崇拜她的而且願望他去保護她一個久而幸福的生活，她應當祇去守着他，一直到最後，僅僅不要離開他的臥榻，悄悄走了。她不可以讓他自己一個人去死，他將把他的可怕的日子，在一種清明與和平當中，從容過去，祇要他知道，她是在他旁邊的時候！這個日子是不久就要來的，每一天軸都能夠來的。所以她應當要守着他；若是他沒她的時候，他是害怕的。

她在那裏？她在那裏？血液在他的頭部循環地跟着，他的眼睛將要昏濁了，呼吸也感困難了，並且一個人沒有在那裏。哎，爲甚他把那個婦人送走了？她也是一個人類的靈魂。現在他是無救了，無救了。

他撐起身來。他覺得他有力氣了，如像他所想的一樣，僅僅這個呼吸。這個呼吸，這是可怕，如像他所焦慮的一樣。他再不能忍受了，他跳下床來，差不多是穿了衣服，如像先前一樣，他向牕邊跑去。那裏有空氣，空氣，他做了兩次深呼吸，這是如何的好！他穿着那掛在床上的長大衣，他倒在一張椅子上。他的一切思想，紊亂着有一兩秒鐘之久，於是在他面前搖着的，常常是那一個，常常是那一樣的閃光。她在那裏？她在那裏？不知道她是不是常常在他睡後，就離開走了？誰知道？她要到甚麼地方去？她僅僅是想有一兩點鐘的工夫，離開這昏闇的病房，或者她是想離開他，因為他病了的原故嗎？她是討厭接近他嗎？她是害怕那些地浮游着的死人的影子嗎？她渴望着生命嗎？她尋找生命嗎？他自己的生命同她一樣，是無意味嗎？她尋求甚麼？她要甚麼？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這突來的思想，使他從悄悄的綴音，而呻吟而到高聲的話語。他呼喊：“她在那裏？”他看見她在他的面前，好像她要向樓梯下面跑去一樣，在明唇上，

有一個被解放的微笑，因此不論到何處去，都是一
種祇要沒有疾病，厭惡，與乎慢慢的去死的地方，到
那任何甚麼不知名的地方，到那任何有香氣與乎花
開的地方去。他看見她消失了，沈到那透明的霧罩之
中去了，這是把她藏住的，她的清脆的笑聲，浮上來
了，一個幸福和愉快的笑聲。這個霧罩，分成了碎塊，
他見她在跳舞了。她環舞得更遠，更遠，而消失了。於
是來了一個沈重的車輪，漸近地滾來，忽然停住了。
‘她在那裏？’他驚呼起來了。他急急地向廳邊跑。這
是一個車子的輪子，在大門之前，牠靜靜地停在那
裏的。是的，他能夠看見那個了。從車子出來的，
是的，——那就是瑪麗！就是她了！他應當去迎接
她，他撐着走到前房去，那裏完全是黑沉沉了。他不能
去尋找門鎖。但是有一把鑰匙在鎖內轉了幾轉，門
忽然開了，瑪麗走進來，在門邊的纖弱的瓦斯燈光閃
照着她。她撞着他，因為沒有看見他。她大聲地喊
叫起來了。他抱住她的肩頭，把她挪進來，他張開口，
但是說不出話來。

“你怎麼樣了？”她怕極了的樣子吼叫出來；“你

昏亂了嗎？她從他那裏，把她自己弄掉，他停留着不動。他的姿態好像被蜜蠟結着了。結果他尋出一句話來了。

“你從那裏來？——從那裏來？”

“我的菩薩，非立斯，我到你這裏來。你怎麼能——！我請你，最少要坐下。”

“你從那裏來？”他說得如失掉了的一樣輕。“那裏來？那裏來？”他輕輕地說道。她握着他的兩隻手，這是如火一般的熱灼。他差不多好像是無知覺，隨她支配，走到沙發邊去，在角上，她慢慢地把他按下去坐着。他迴詳着自己，好像他漸漸地恢復他的意識了，於是他又說道，完全是清楚，但是在這同樣的單調的語法，‘你從那裏來？’

她把她的安靜有一部份恢復過來了，把帽子丟在她背後的椅子上，坐到沙發上去，挨近着他，媚氣的樣子，向他問道：“我的寶貝，我僅僅在外邊担擱了一點鐘的光景。我也怕我自己生出了病來。你從我這裏想些甚麼？所以我也僱了一輛車子，趕快到你身邊來。”

他躺在角上，現在完全是疲勞了，他看着旁邊，也不答應。

她往下說，在其時，她用手去愛撫他那熱灼的臉頰，“是不是，你一定不恨我嗎？我委托過那女僕，叫她在我未回來之先，留在你那裏，你沒有看見她嗎？她在那裏？”

“我把他遣走了的。”

“爲甚麼，菲立斯？她應當這麼樣久，一直要到我回來時，我是這樣渴念着你喲！若是我沒有你，那外邊的空气，又有甚麼用處。”

“小瑪麗，小瑪麗！”他把他的頭，枕在她的胸膛上，如像一個病孩子一樣，她像從前的日子一樣，把她的嘴唇，在他的頭髮上滑來滑去；在那時他看着她，用一個懇求的眼光。“小瑪麗”他說道，“你要常常地守着我，常常地，是的嗎？”

“是的，”她答應道，並且吻着他那亂蓬蓬的，潤溼的頭髮，她這樣的苦痛，這樣無限的苦痛！她歡喜去哭泣。但是在她的感覺當中，是有點乾燥和萎靡了。不論何處都得不到慰安，不祇是從她自己的苦

菲。她羨恨他，於是她看着他，她的眼淚向他的頰邊流下去了。

現在她又依然在以後的日與夜，都坐在他的床邊，侍候他吃飯，侍候他服藥，若是他是十分新鮮的時候，看他要要求，她就助讀報上的新聞，或者任何一部小說的一段，在她早晨散步之後，開始下起雨來了，一個早來的秋天，開始了，鏡日裏，差不多沒有停止地，在牆上流着那灰白色的雨條，在最後的時間，麗瑪時時在夜裏，聽着病人一些無關係的事情的談話，在其時，她用她的手，完全機械式地去撫摸着他的額頭和頭髮，並且悄悄說道：‘睡嚟，菲立斯，睡嚟，菲立斯！’真像一個人，去安靜一個不安靜的小孩一樣。他是很明顯地，更衰弱了，但是不大痛苦了，若是在短短的呼吸困難發了過後，這是使他劇烈地朝他的病痛去回憶的，他大半沈在一個疲勞的情景當中，關於這個，他自己是沒有判斷的。僅僅有時使他自己有點奇怪，“爲甚麼我對於一切，是這樣的漠然？”當他看見外邊雨往下降的時候，他就想着：

“哦，是的，這是秋天”對於這個有關係的，他不再往下去探討了。他自己向那沒有變動上面去想着。若真是可能的話，也不去想結果，也去想復原。瑪麗也整天把眼光，落到那一種旁的可能的變化上去，此外亞爾佛的拜訪，好像有點定規的習慣一樣。對於這些自然的，從外邊來的，對於生命向前跑去，這病房的現像，每天都在變化。關於他每個希望，都在那裏。他覺得很好，這對於菲立斯，也是很好的，好像對於瑪麗，是一個時期開始，他在一個經過極大的興奮的人的那裏有時走進去，一個時期，在其中，是沒有希望，也沒有恐怖的，只有自己現時的感覺，至於看着前途的將來，與回顧後面的過去，對於她都是昏濁和不明。他自己常常踏進病房，就有一種極不愉快的感覺，但是當他離開過他們後而又看着他們倆的時候，又是非常快活。結果那樣一個時候，又依然應當來了，在那時他們要強迫到那上面去思想，甚麼是在眼前的。

當他又一次，這樣沉思地上着樓梯的時候，他發見瑪麗是淺白色的兩頰，揉着手，站在前房中，“快

來，快來，”她喊出來。他很快地跟着她，非立斯在床上坐起來；他劇烈地用一個惡意的眼光，看着走進來的人，並且呼道：“你們到底甚麼用意思對待我？”

亞爾佛很快地走向他。“你那裏不舒服，非立斯？”他問道。

“你對我是甚麼意思，我是要知道的。”

“爲甚麼要發小孩般的問話？”

“衰頹了，你們讓我好了，不幸的衰頹，”非立斯差不多是吼叫的聲音了。

亞爾佛更走去挨近他，想去握着他的手，但是病人很劇烈地抽回去了。“讓我好了，你和瑪麗，不要揉着手。我定要知道，你們的甚麼意思，到底要怎麼進行，我想知道的。”

“這進行得更好了，”亞爾佛很安靜地說道，“若是你自己不去作一種無益的興奮的時候，”

“是的，我是躺在此地的，到底要好久，好久喲！你們看着讓我躺着，到底你對我是甚麼意思？”他忽然轉向着醫生。

“不要說這樣無聊的話。”

“這事情的發生，同我也一點無關係。這事情闖入我來；但人們是不能用手去驅退的喲！”

“菲立斯，”亞爾佛開始用一個強迫的聲音，在其時他坐到床上去了，依然試去拊他的手。

“是的，讓我起床好了，你教我躺在那裏，取嗎啡來打。”

“你，應當還要忍耐兩天——”

“但是，你看喲！這對於我是沒有益的！我感到我是怎麼樣的！爲甚麼你們讓我這樣無救地衰頹下去？你們看喲，我在此地是要消滅的了。我是不能忍了！這是應當還有一個挽救的，任何一個挽救的可能。那嗎，請你想想看，亞爾佛，你是一個醫生，這是你的義務。”

“自然是有挽救的，”亞爾佛說道。

若是沒有挽救，或許有個奇蹟。但是此地是不能發生奇蹟的。我應當離開，我也想離開此地。”

“是的，若是在不久，你是有點力氣了，你就可以起床。”

“亞爾佛，我告訴你，這都太遲了，爲甚麼要讓我在這可怕的房間內留着？我想離開，我也想離開這個城市。我知道，甚麼是我需要的，我需要春天，我需要南方，若是太陽依然閃光時，我是要健康的。”

“這一切都是清楚，”亞爾佛說道，“自然你是要到南方去的，但是你還要忍耐一點。今天你不能動身，明天也不能。在不久之後，任何事件都妥當了。”

“我能夠今天動身，我是覺得的。我祇要離開這可怕的死人房間，走出來，那我可以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你讓我更久地留在此地，每天都有危險的。”

“親愛的朋友，你也想想，我是你的醫生——”

你是一個醫生，診斷總是千篇一律。這病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甚麼使他困難的，這是太不用心，太不注意，讓我躺在那裏，憔悴下去。在南方，有時發生奇怪的事。若是僅有一點希望的痕跡在那裏，人們也不把手放在膝上，去坐以待斃，在那裏永遠地還有希望的。這也是不人道，有人把他的命運放棄，

如象你們使我一樣。我想到南方去，在春天我想回來。”

“是的，那是你應要這樣的，”亞爾佛說道。

“是不是，”瑪麗很快地插言道，“我們明天就可以動身了。”

若是我同菲立斯相約，他能再靜靜地停留兩三天，那麼我就讓他走，但是今天，現在——那真是一個罪過了！那我在沒有條件之下，決不許可的。請你看看，他轉向着瑪麗，“這樣的天氣，一個風雨交集的天氣；若是不算罪過，我可以建議今天動身的。”

“那嗎明天嗎！”菲立斯喊道。

“若是天氣稍為晴明一點，”醫生說道，“在兩三天之內，就實行我的說話。”

這個病人探查般訂着他。於是問道：“是你的名譽担保的話嗎？”

“是的！”

“現在他聽見了嗎？”瑪麗吼叫出來。

“你還不相信嗎？”病人轉向亞爾佛說道，“這對於我是能救我的命的，你讓我死在家鄉嗎？——這是

一種錯誤的人情！若是人要死的話，這是沒有甚麼家鄉不家鄉的，這生命，就是家鄉，並且我也不願，也不願意這樣不防備地去死。’

“我親愛的非立斯，你是完全知道的，這就是我有意地，在整個的冬天，要把你送到南方去。但是我還不能在這樣的天氣亂中，讓你動身喇。’

“瑪麗，”病人說道，“去預備一切。”瑪麗害怕而要想問的樣子，看着醫生。

“是的，”醫生以為這樣“這也不防事的”

“一切都去預備，我想在一點鐘內起床來。我們動身好了，剛好在太陽第一次的光綫，射出來的時候。”

非立斯在午後起床了。好像那居留的變動的思想，給他一個很好的效果一樣，他是清醒的，所以整個時間，都躺在沙發上，但是他既不是發生懷疑，又不是悲傷到那過去的日子，的闕然無情當中去。他祇對於自己預備動身的事件有趣，這是瑪麗受他的支配，而處理得好的。譬如去整理從圖書館取出來有記號的書籍，這是他想帶起走的。有一次他自己走

到書桌邊去，取出一大捲文稿，這也是應當裝到箱子裏去的。“我想把我的舊東西，再看一遍。”他向瑪麗說道，在後來當瑪麗試去把文件裝進箱子的時候，他又依然回到這上面來了。“誰知道，或者這清靜的時間，不十分把我的精神弄好！我覺得恰是成熟了，一個去弄得很明白的時候，到處都在閃爍，就是我現在所想的。”

在午上，在那風雨交集的天氣之後，已經變成晴明了。在到第二天之過程中，將要這樣緩和，可以去打開牖子了。現在那溫和的，可愛的，秋天午後的光流，滑進來到地板上了。當瑪麗在箱子面前跪着時，那太陽的光綫，橫在她如波紋般的頭髮上。

亞爾佛剛進來時，恰恰是瑪麗把文件很小心地去保護的樣子，放進箱子去，並且當其時，菲立斯躺在沙發上，正在開始講他的計畫。

“這也是允許的嗎？”亞爾佛微笑地說道，“我希望你是十分地害怕，在起初的時間不去開始你的工作。”

“唔，”菲立斯說道，“這對於我是莫有甚麼工作

可嘗的。那無數的新鮮的光線，在我思想的範圍中到處滑進來，這使我到現在，還是在黑暗之中的。”

“那就很好，”亞爾佛拉長調子說道，在其時他向着病人觀察，這病人是用一個凝視的眼光，看着空間的。

“你不要誤會我了，”病人繼續說道，“我自己絕沒有一個固定概形的思想，但是這樣，若這自己有點預備的話。”

“是的，是的，”

“你知道嗎，我是這樣的，當我聽着那樂隊裏面的樂器的聲音時，在實際上常常是對於我有很強的效果的。並且在第二個時間，發出來那些清朗的音調，覺得一切的樂器，都奏出和節的音韻，’忽然涉及本論以外地問道：“把車箱定下了嗎？”

“是的，”醫生答道。

“那嗎，明天早上，”瑪麗有好的心情的樣子，喊叫出來。她永遠地是在忙碌從衣櫥走到箱子邊，從那裏又走到書櫃邊，於是又走向箱子邊，去整理和包紮。亞爾佛覺得自己感觸得奇異，他是在那快活的

年青的人們那裏，看着他們預備一個快活的旅行嗎？這樣有希望的歡欣，這樣的清爽，差不多這種情調，今天在這間屋子放下了。當他要走的時候，瑪麗陪着他出來，‘哎，我的菩薩，’她喊出來，‘這是甚麼事件發生了，要我們離開此地？我也歡喜！他也要應當去換換生活，自從嚴肅以來，就使我難過的。’

亞爾佛不曉得去回答，他同她握手後，掉轉身就走。但是他又再轉身過來，向着瑪麗說道，‘你應當和我約定——’

“甚麼嗎？”

“我以為，朋友永遠是要比醫生的感情多些。你知道，我常常為你處理，你只需要打電報好了。”

瑪麗完全是驚駭了。‘你相信這是必需的嗎？’

“我告訴你，這不過對於一切不幸的預備。”在此時他走了。

她還停留了一些工夫，沉思的樣子站在那裏，於是迅速地走進屋子裏去，非立斯是生氣的樣子，是對於她有一分鐘之久，離開他的焦灼，他好像在等她進來，好繼續去討論從前的議論的樣子。

“你知道，瑪麗，”他說道，‘這太陽常常對於我是一個很好的影響。若是再要冷的話，那嗎我們還要走到更南的地方去，如像里維拉，最後你想甚麼——到非洲去嗎？是的嗎？我敢保險在赤道之下，我相信要完成我的名作的。’”

他再往下談去，一直到最後瑪麗向他走來時，她撫摸着他的臉頰，並且微笑地說道：“現在已經夠了。不要又馬上像這樣輕燥了。現在你應當上床去，明天總好早起。”她看他的兩頰，是非常之紅了，並且他的眼睛，差不多是在發閃光了，當她握着他的手，去幫助他從沙發上起來的時候，這一雙手是如火一般燙人了。

在黎明的時分，非立斯就醒了，他是在一種如小孩般，在假期內外出去的喜歡的興奮當中了。在他們應當到火車站之前，他是完全預備好了，要動身的樣子，坐在沙發上，已經有兩點鐘之久了。瑪麗也是一切都弄完了，她穿上那灰色的帶灰塵的外套，並且戴上那有青紗面幕的帽子，站在廳邊，去看那時

問還早，所定的車子的到來，菲立斯在每五分鐘，都在問車子來了沒有。他像是等得不耐煩了。當瑪麗喊着：“車子來了，車子來了，”的時候，他還再說，我們另外去叫一個好了。

“你，”她馬上附添一句，“亞爾佛也來了。”

亞爾佛同車子一齊在轉角上來了，向着上面很歡喜的樣子，在打招呼。不久，他走上來，到了房間來了。“你們確實已經停當了，”他喊出來，“你們要想這樣早到車站去幹甚麼？這是我看見的，你們已經用過早餐了，時間還早得很。”

“菲立斯是這樣地忙法，”瑪麗說道，亞爾佛向他走去，病人也向他微笑，“一個這樣好的旅行天氣，”他以為是這樣。

“是的，你們遇着特別好的天氣了。”醫生的意思是這樣。他從桌上取了一塊餅乾，“可以吃嗎？”

“你結果還沒有吃早餐嗎？”瑪麗完全驚異的樣子喊叫出來。

“我喝過了一杯白蘭地。”

“等一等 在那罐子裏，還有咖啡茶，”她自己不

要，把那還剩下來的咖啡，斟在他的杯子裏去。於是她走開了，到前房去，吩咐女僕一些事情，亞爾佛拿着杯子，很久地都沒有離開嘴唇，這對於他是有一點苦腦的。單獨和他的朋友，在此地是不能談話的。現在瑪麗又走進來了，並且關照沒有許多時間停留，要離開屋子到路上去了。非立斯站起來，第一個跑到門邊去，他掛着一件灰色的斗篷，頭上戴着一頂輕軟暗色的帽子，在手上拿着一根手棍。在樓梯邊，他也想第一個往下走，但是他剛剛纔摸到扶手欄杆，就開始踉蹌起來了。瑪麗同亞爾佛，馬上在他後面，把他撐着，“我還有一點暈眩喲，”非立斯說道。

“這完全是自然的現象，”亞爾佛的意思是這樣。“當人們在這許多禮拜之後，第一次起床的時候，”他執着病人的一隻，瑪麗執着另外一隻膀臂，像這樣地他們把他扶着走下去，當馬車夫看見病人的時候，脫了帽致敬。

在對面房子的牆邊，現出幾個表同情的婦人面孔來。當亞爾佛同瑪麗扶着這如死人般澀白的人上車的時候，那房主人也忙忙地跑過來，去幫助他們。

當車子剛開了的時候，房主人同那些表同情的婦人，很明白地用一個感慨的眼光，去看着他們。

亞爾佛站在列車的階梯邊，同瑪麗閒談，一直到最後一次的鐘聲的記號為止，非立斯坐在角上，好像漠然無關的樣子。當那火車頭的汽笛聲，響出來的時候，好像又使他注意的樣子，他向着他的朋友，點着頭致別了。列車在動了，亞爾佛還立在那月臺上，停留了一些工夫，再看他一次，然後轉身慢慢地走去。

差不多列車出了車站，瑪麗完全挨着非立斯坐着，去問他，願意做甚麼，或者要她去開白蘭地酒瓶，或者要她去取一本書給他，或者要她唸一點報上的新聞，他顯出對於這樣多的親切，去感謝的樣子，握着她的手，然後問道：“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到梅蘭？”當她對於到着的時間，不十分知道的樣子，他讓她從旅行指南上面，把那些重要日子，唸出來。他想知道，在中午要到那一站，甚麼地方就要天黑，並且對於一大堆鎖碎的事件，也很有興趣，否則這些事件，

於他都是漠不關心的，他試去計算這全車中，有許多人，並且有沒有年青的夫婦在裏面。在一些工夫之後，他要喝白蘭地了，不管這個對於他要刺激着，咳嗽起來的，他完全生氣的樣子，去懇求瑪麗，教她無條件地拿出來給他喝。因為是他自己要求的，後來他自己又去朗讀那報上所載的氣象報告，他滿足的樣子，點着頭，好像對於他是一個吉兆的預言一樣。他們過了賽麥林了。他很注意地去觀察那些小邱，森林，牧場，和山嶺；但是他外表，是那樣而使他驚嘆地去輕輕自語“美麗，很好，”但缺少了那充滿了歡喜的語調。在中午用了一點冷食，這是他們注意過的，當瑪麗拒絕他不要喝白蘭地的時候，他又非常生氣了。她最後決定給他好了。他很能受得了這個酒，而使他新鮮了，並且開始去指示一切可能的事體了。不久，他又說些關於從車箱的牆邊飛過的甚麼，與乎他在車站上所看見的甚麼，等等的話。又轉到自己去，他說道：“我讀過關於夢遊病的書，說是患者，在夢中得着任何一點藥物，而不要醫生開方的，經過這種應用後，他們就好了，這個病人，也應當

像這樣去迫尋，我們這樣說。”

“自然嘞，”瑪麗回答道。

“南方！南方的空氣！他們的意見，是說這個完全是沒有差別的，那裏是暖和，並且全年都有花，或許有更多的養氣，而且又沒有暴風雨，又沒有雪。誰知道，有甚麼在那南方的空氣裏浮動着！一個不可思議的意境，這是我們完全還沒有認識的。”

“你一定在那裏要恢復健康的，”瑪麗說道，在其時他握着病人的一隻手，在她的兩手之間，向她的唇上拿去。

他繼續說下去，關於有許多畫家，人們在意大利隨見的，關於許多的藝術家，和皇帝，都渴慕着到羅馬去，並且關於威尼市，這他承經去過一次。在未認識瑪麗很久之前，最後他是疲倦了，因之他很久都想在車箱的位置上去，伸一伸腰。他是這樣地躺在那裏，一大半都沈在一種容易睡眠的態度當中了，一直到晚上的到來。

她坐在他的對面，並且去觀察他，她覺得自己是安靜了，僅僅有一點親切的憐憫，在她心中。他是這

樣的蒼白，好像是瘦得很蒼老的樣子了，怎麼那樣美麗的容顏，自從春天以來，就變動了！從前是另外一種蒼白，與現在躺在車子裏面的他，完全是兩樣了。而她自己，差不多更是年青的，變成一個年青婦人的樣子了。不知道要比他好得如何多倍！像這樣明白的思想，是她還從未發生過的，爲甚麼這個痛苦不更苦惱了！哦，這一定不是缺乏了同情，這完全是一個無限的疲勞，這是在數日以來，就沒有離開過她的，就是她有時很明白地覺得是新鮮，也沒有避及過的。她是歡喜她的疲勞，因爲她在來到的痛苦之前，是非常害怕的，一到這痛苦停止後，她就是疲勞了。

瑪麗從睡夢中，忽然驚駭起來。她看着自己的周圍，差不多完全是黑暗了。燈上的紗罩，是擲下來了，這是在那上面閃着光的，僅僅是一點淡綠色的光綫，沒在車箱裏。外邊在車轆之前，是黑夜，黑夜！這時是在過一個很長的隧道。爲甚麼她祇是這樣劇烈地驚駭？這差不多完全是靜悄了，祇有那同樣的車輪的響聲，繼續地響着，她漸漸地對於那疲弱的光

幾，有點習慣了，現在她又可以去看那病人的面容了，他顯出完全靜靜地在睡的樣子，一點也不動躺在那裏。他忽然深深地呻喚了一聲，一種不可思議而悲嘆的呻喚，她的心在跳了，自然，他在從前也是這樣呻吟把她弄醒過的。但是這是甚麼？她的眼光很近地看着他，他是沒有睡的，他眼睛睜得大大的，躺在那裏，她完全看得清楚的，她對於這凝視到空間，遠處，黑暗，之中的眼睛，是非常害怕的，並且又聽見他發出一聲比從前更悲慘的呻吟，他動了一下，又呻吟起來了，但是不大痛苦，而比先前要相野些，並且他有一次坐起來了，兩手撐在墊枕上面，接着把蓋在他身上的灰色外套擲開，用他的雙腳踩在地板上，就想立起來。但是那車身的動搖，不讓他去達到地板而成功。所以他依然倒回角上去了，瑪麗跳起來，想去把那綠色的紗罩，從燈上挪開，她覺得他的雙臂，把她抱圍着了，他把這顛慄者拉到他的膝上去坐下，瑪麗，瑪麗！”他用一種熱烈的聲音說道。

她想擺脫，但是沒有成功，好像他的一切的力氣，都還原了一樣，她劇烈地把他向他自己去壓着，

“你預備好了嗎，瑪麗？”他悄悄地道，他的嘴唇完全挨近她的頸項了。她不了解，她祇有那無窮的恐怖的感覺。她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她想去呼喊。“你預備好了嗎？”他再問一道，在其時，他發了瘋，已經莫有那樣握得緊了。他的嘴唇。他的呼吸，他的聲音，又依然離她遠了一點，使她能夠自由呼吸了。

“你想做甚麼？”她非常恐怖的樣子問。

“你不明白我嗎？”他答道。

“讓我好了，讓我好了，”她呼喊著，但是那聲音，漸漸低下去，到那前進的列車的咆哮之中了。

他一點也不注意到那上面，他讓她的手放下了，她馬上從他的膝頭上走下來，坐到對面的角上去了。

“你不明白我嗎？”他又問。

“你要想甚麼嗎？”她輕輕地從她的角邊說出來。

“我要一個答覆，”他回答道。

她沉默了，她顫抖了，她渴望着白晝的到來。

“日子快近了，”他輕輕地道，在其時，他把自

己的身子彎前一點，這使她能清楚去聽他的話語，

“我問你，你到底預備好了沒有？”

“甚麼日子？”

“我們的！我們的！”

她明白他了，她是憤怒了。

“你還記得嗎？瑪麗？”他繼續說道，他的聲音的調子，有點溫和了，差不多有點請求的樣子，他拿姐的雙手，到他的手中去。“你是給我一個權利，像這樣問的，他悄聲地說下去，你記得嗎？”

當他又說了一些可怕話語，但他凝視着的眼睛，他威脅的聲音，已竟喪失了。所以她現在依然恢復一點平心靜氣的態度了，他顯出一個乞憐者的樣子，並且他差不多是哭泣的樣子，又問道：“你記得嗎？”在那時她已竟有力氣去回答，雖說是她還是一種顫慄的嘴唇在說：“你真是一個小孩子，菲立斯！”

他顯出一點也沒有聽着的樣子，在同樣的調子的當中，好像他已回到一種用那新的清楚，而半忘的樣子說道：“現在是要走向末路的途上，我應當去了，瑪麗，我們的時候是到了。”在這幾句話當中，有一

點貫徹，決定，固執，的口氣。他是這樣低聲地向她說道。情願他用威脅的語調，那頂好能夠使她去防禦。一刹那，當他向她還要逼近的時候，一個極大的恐怖襲着她，好像他將要把她推倒，而去治死她一樣。她已經朝那上面去想了，要向那旁的車箱的盡頭處逃跑，並且想把櫃子打碎，去呼喊救命。但是在這同時的片刻，他把她的手從他那裏丟開，並且依然靠回去了，好像他不再說話了一樣。在那時她說道：

“你說的關於甚麼事件，菲立斯！現在我們是向南方走去，在那裏你是要完全恢復健康的。”他在對面靠着，顯出沈在想像之中的樣子。她立起來，迅速地把那綠色的紗罩，從燈上推開。哦，她是如何地做得很好！那燈光，現在又一次使她的心，開始慢慢地跳着，而消失她的恐怖的情懷。她又依然坐到她的角上去了。他看着地板，現在又把眼睛向她看去，纔慢慢地說道：

“瑪麗，我將再不被那清晨迷惑了，就是那南方，也是一樣地，今天我明白了。”

爲甚麼他現在是這樣平靜地說話了，瑪麗想道。他想使我無憂嗎？因爲我試去呼喊求救，而他是害怕嗎？她身子向前一點，不斷地去觀察他，她差不多聽着他更多的話，並且追着他每個的動作，每個的眼光。他說道：

“你是自由了，就是我的誓言，也不能把你束縛住。我能夠強迫你嗎？——你又願意和我握手嗎？”

她給手與他，但是這樣的，她的手在他的手中停着了。

“這日子是到了嚇，他悄悄說道。

“我想告訴一點話，非立斯，”她現在是這樣的意見，“你試試再去睡一會看！早晨不久就要到了；在一兩個鐘頭之內，我們就到要梅蘭了。”

“我不能再睡了！”他看上去來回答道。在這一剎那當中，他們的眼光相遇了。他覺得在她的眼光內，埋伏着不信任的了。在同樣的瞬間，他一切都明瞭了。她想把他弄去睡覺，她好在下一站，不知不覺地下車去，而使她能逃跑。“你是甚麼意思？”他喊叫出來。

她長縮地樣子。“沒有甚麼。”

他試去立起來，差不多她發見這個，她就從她的角上，逃到另外一個角上去，離開他。

“空氣！”他喊叫着，“空氣嘞！”他打展臍子，伸出他的頭，到夜裏的空氣中去，瑪麗是安心了，這僅僅是一種呼吸的困難，而這樣忽然壓迫地使他立起來。她依然向他走去，懶洋洋地把他從臍邊拉回來。“這是使你不好的，”她說道，他依然倒在他的角上去，很疲倦地呼吸着。她在他的面前停留了一會，在那時，她是一隻手撐在那打開了的臍子的邊緣的，然後依然坐到她從前對着他的位置去。在他很平靜地呼吸了一會之後，在他的唇上，現出輕輕的微笑。她很狼狽而恐懼的樣子看着他。“我將把臍子關上，”她說道，他點着頭，“朝晨嘞！朝晨嘞！”他喊叫出來。在地平綫上，現出灰紅色的綫條。

現在他們互相沉默地看了許久，結果他說道，在其時在他的嘴上，依然顯出那樣的微笑來了；“你是沒有預備嘞！”她想用任何一點，返到她平常的方法去，就是說他是個孩子，或者是同樣的，但是她不能。

這個微笑，拒絕她每個的答覆。

列車慢慢地在走。在一兩分鐘之後，到了一個早餐的站口了。在月臺上，有端着咖啡茶和烤麵包的茶房，跑來跑去，許多旅客都離開了車子；這時是充滿了熱鬧與叫聲。瑪麗好像是一個熟夢醒過來一樣。那在車站忙碌的雜事，使她非常有趣。在一種完全平安的覺感當中，她起身來向月臺看出去。最後她看見一個茶房，打此經過，叫他送一杯咖啡茶進來，菲立斯看着她，當她喝着咖啡時，好像她要請他用的樣子，他搖着頭不要。

不久之後，列車又在開動了，當牠出了車站時，是變成充分的明亮了。這真是美麗！在那裏山巔之上，沐着朝霞的光輝！瑪麗決定她自己，決沒有在夜裏那樣恐怕了。菲立斯切迫地去看她，他顯出去避免她的眼光，好像使他應當對於昨夜的事，有一點愧色一樣。

列車在短距離之中，停過幾次，這是一個鮮明的如夏天溫和的朝晨。當列車走進梅蘭的車站時，“我們到了，”瑪麗喊叫出來，“結果是到了，結果是到

了！”

他們租了一個車子，走了一圈去尋找一個旅客的住所。“我們也不要太節省了，”菲立斯說道，“我的財產，還可支持這樣久的。”在每一個別墅之前，他們都讓馬車夫停着，在那些時候，菲立斯是留在車內的，而都是瑪麗出去看房間和花園。不久之後，他們尋着一個旅客住的房子了。這是一個很小，而祇有半層高的房子，有一個小小的園子。瑪麗請求出租的女人同她一道出來，去向那坐在車子內的少年去說明這別墅各種不同的優點。菲立斯說明，他自己一切都同意了，在一兩分鐘之後，這一對人就遷進這別墅來了。

菲立斯對於瑪麗，去分配房子，那樣忙碌，不發生興趣，各人轉到睡覺房間去了。他停留了一會，去把這裏面週圍看了一下。這是一個廣闊而可愛的房間，有很多的光綫，牆上糊有綠色的壁紙，還有一個很大的窗子，在那裏關着的，所以整個房間內，都充滿了花園來的香氣。在窗子的對面，放着床舖，菲

立斯是這樣疲勞了，這是很久都想倒在一個地方上面去的！

在那時，瑪麗讓出租的女人把她到處引去看了一下，她很歡喜，特別是那個小花園，那是用一道高牆圍住的，在那裏背面，有一個小門，人們可以進出的，不要從房子那邊落進來。在後面有一條廣闊的道路，可以在短的時間，到車站去的，比那在屋邊橫着的馳車人道 更要近些。

當瑪麗依然回到房間來的時候，（就是她離開非立斯的地方），她發現他躺在床上。她去喊他，他沒有答應。她更挨近一步，看見他更比平常要蒼白些了。她再去喊他一次；沒有回聲；——他一點也不動。一個可怕的驚駭，襲着她了，她去叫那個婦人進來，叫她去請一個醫生來。差不多那個婦人走了過後，非立斯睜開了眼睛，但是在這片刻 他好像要說甚麼一樣，他用一個恐懼而顫慄的面孔的樣子，想身起來，但又馬上依然倒下去了，並且喉頭在作響。他的唇邊，流了一點血，瑪麗彎着身子，無法的樣子，並且對於他有點疑惑了。然後又急急地跑到門邊去看，

或者醫生已覺來了，她又忙忙地向着他跑轉去，喊他的名字，亞爾佛在這裏就好了，她這樣地想着。

結果醫生是來了，一位有頰白鬚鬚的老先生。‘請救命！請救命！’瑪麗對着他喊道。然後她在那樣興奮當中，給他報告一切，醫生去觀察病人，去評他的脈，說在咯血之後，現在不能即刻去檢查的，去安排一切需要的好了，瑪麗伴着他出去，並且向他，她去等着甚麼。“我還不能說，”醫生答道，“僅僅耐心一點！我們希望着吧。”他相約今天晚上還來一次，並且向着瑪麗，她是停留在屋邊的，是這樣親切而自然的，從車子裏打招呼，好像他是在做一個慣例的拜訪一樣。

瑪麗在那裏無法的樣子，立了一秒鐘；一會她已經有一個法子來了，好像她期待着救命一樣，她迅速地跑到電報局去，給亞爾佛打了一個電報。在她把電報發出送後，她覺得輕身不少了，她感謝那個婦人，在她出去時，替她守着病人，並且自己要抱歉的，因為這一切的不方便，人們替她在第一天都預備好了，而使她非常熟習的。

非立斯永遠還是穿着衣，無知覺地躺在床上，他的呼吸，是變成平靜了。當瑪麗到床頭坐下時，那個婦人安慰的樣子，向她說，並告訴她有許多病重的人，都是在梅蘭痊癒了的，又報告她她自己年青的時候，也是招過不幸的，——好像人們能看見的一樣，——後來也是很奇怪地痊癒了，並且同時還遇見許多不幸的事。她的丈夫，是在結婚兩年後死去的，兒子們是存在外邊世界上的，——是的，一切都變動了，但是她完全是快樂，對於有這一個屋子的地位，她說道房主人，最使人同情的，他頂多一月從波村來兩次，看一看一切的，是不是妥當的。因之她是這樣地千千萬分的歡喜了。她自己請求去幫忙整理箱子的東西，這是瑪麗感謝她的，在一會兒之後，她又把午餐端進房間來。病人用的牛奶，已經預備好了在那裏，並且又輕腳輕手地去注意他，說他顯出在不久就醒來的樣子。

結果非立斯又恢復知覺了，他的頭擺來擺去，動了幾次，他的眼光凝視着偏着身子，向着他的瑪麗，他微笑地用他的纖弱的手壓着她，“我到底是怎麼一

回事？”他問道。——醫生下午來了，覺得他好得多了，並允許替他把衣裳脫了，睡到床上去，菲立斯的一切，已經歸於平靜的狀態了。

瑪麗在病人的床邊，一點也不移動。在這單窮的午後做甚麼甚麼嗎！從那經過醫生特別的命令，而開着的牕子，那花園的柔媚的香氣，鑽進來了。——是這樣的靜寂！瑪麗機械似地追看着那射在地板上的太陽光綫的閃爍。菲立斯不斷地，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他那涼涼而潤溼的手，惹起瑪麗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有時她去用一兩句話，去打斷他的沈默，這好像她自己要強迫她說出來一樣。‘已經好了一點，是不是？——唔，你看！——不要說話！——不許你說的！——後天，就可以到花園去走走了？’他微笑地點着頭，然後瑪麗去計算，亞爾佛甚麼時候能夠到。明天晚上他就能夠到此地了。那嗎，祇有一天和一夜了。若是祇要他來了就好了！

無窮，這午後伸長得太久了。太陽是沈沒了，房間在開始臥到黃昏之中了，但是當瑪麗向着園子瞧出去時，她看見在那白砂石子路上，與乎那邊墳塚

的支柱之上，還有黃色的光綫，滑來滑去。當她平眼光，正達到外邊時，忽然聽見病人的聲音，‘瑪麗。’她迅速地掉過頭來，看着他。

“現在我是好了許多了，”他完全高聲地說道。

“你不應當高聲地去講話，”她溫和地防止他。

“好了許多，”他低聲說道。“這一次真走得好，或許是個轉機。”

“自然啲！”她有力量地說道。

“我希望在這好的空氣之上，但是若不許再來一次，否則我是完了。”

“但是？你看啲，你已經依然覺得新鮮了。”

“你真是好人 瑪麗，我謝謝你，但是要好好地伺候我，注意！注意！”

“要你向我這樣說嗎？”她用一種轉責的樣子回答。

他輕輕地繼續說道：“然後 若是我是那樣的，我要帶你一道的。”

當他把這話說出來的時候，一種死的恐怖，使她發了痙攣。爲甚麼要這樣？這是沒有危險，從他

那裏得來的，要做一種暴行，而他又是那樣纖弱。她現在是比他有十倍之強了，他到底在那上面着想？他的眼睛向着空中，向着牆壁，向着空處去尋甚麼？他也不能站起來，並且也沒有帶得武器來，或者是毒藥，這他是能夠辦得到的，或許他是帶在身邊的，並且想撒到她喝的杯子裏去，但是他能夠保管在甚麼地方？她自己是幫助他脫衣服的，或許把這藥粉藏在皮夾子裏面的：但是皮夾子是在他的上衣內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這祇是一句話，是那發熱逼他囁語的，是那苦悶的心情，使他糊說的，別的是不會的。——但是既然發熱能使他說出來，那嗎這樣的想像，安知道不是事實嗎？或許也僅僅是在這一瞬間，利用她睡着了時，去把她治死，因此就裝着無力氣的樣子，而她在朦朧間，也是沒有力氣，那她就無法抵抗了，哼，她今天夜裏將不要去睡覺，——那嗎，明天亞爾佛就來到此地了！——

晚上向前進了，夜裏來了，非立斯一句話也沒有多說，就是像從前他那唇上的微笑，也完全消逝了；用一種單調的，灰暗的嚴肅的樣子，看到那裏。

當還是黑暗時，那婦人拿着一支燃着的蠟燭進來了；並且準備將這張床，放到去挨着病人的床。瑪麗給她一個手勢，就是說這並不需要的，菲立斯覺得了，“爲甚麼呢？”向他道。即刻添一句話，“你是太好了，瑪麗，你應當去睡覺了，我覺得好了一點了。她覺得這些話，夾着一些譏諷的調子，她沒有去睡覺。這長而緩行的夜，她自費在他的床邊，一眼並未閉過，菲立斯差不多完全是安靜地躺在那裏。有時在她那裏發生一種想像，或者他是故意地假睡，而使她無覺地高臥，她近着他看去，但是那搖搖的燭光，在病人的唇上和眼睛邊，擅巍巍地動着，而使她惛亂了。有一次，她也走到廳邊去，看着那外邊的花園。這是沒在那纖弱的青灰色之中的，若是他向前彎着一點身子，往上看去，就能夠看見那恰恰在那樹梢浮着的月亮。這時沒有微風吹動，那月兒永遠地在一種靜悄不動的狀態當中，這是把她包圍着的，若是她完全明白地去注視那墻垣的支柱時，就好像那月兒在慢慢地向前移動，然後又依然靜靜地停着。在午夜的分，菲立斯醒轉來了，瑪麗在整理他的墊枕。

忽然感覺得了，她該去利用這個機會，用她的指頭，去探明墊枕之下，或者有其麼東西藏着的。這時在她耳邊響着：‘我帶你一道去！我帶你一道去！’若是他真是這樣鄭重的話，但他又已經把這話說過了。若是他真有這種風能，去實行一個計畫嗎？無論如何，他是過有種想像，而還沒有打消的。她真的個小孩般的，讓自己沈到小孩的幻想的恐怖之中去。她將是要睡的樣子了，她把她的椅子，與床離得遠遠地，——在一切情形之中，但是她不坐睡著！僅僅她的思想，在開始失去牠的明瞭了，從光明的白晝的知覺，翻飛到那模糊的灰色之夢裏去了。回憶發生了，那日與夜的豔福，那可回憶的時間，就是他把她停留在他的手臂間，當其時有一種青春的氣息，經過房間襲着她。她有個不清楚的感覺，好像花園的香氣，都不敢流進來一樣，她應當依然到牆邊去，吸飲那個香氣，從病人的潤溼的頭髮，好像有一點甜蜜而又不快的氣息，流通過來，這可嫌厭地，滲進這房間的空氣中了。現在怎樣？若是這是過去了的時候，是的，過去了！她再不在這想像之前被恐嚇了。這惡

策的話而使她從最害怕的顯像，變成假裝的同情了。“他是解決了！”——怎麼樣？她看她自己坐在外邊花園裏，一顆高樹之下的椅子上，臉色淒白而哭泣，但早這種悲哀的記號，也祇能橫在她的面容上。至於她的精神，早這樣幸福的平靜，好像在許久以來，都沒有一樣，然後她去看那個形體，這就是她自己的，立起來踏上街去，並且慢慢地行走，那嗎她現在可以隨她為意，到那裏去了。

但是在這夢境“中段，她已能是很清楚地醒過來了，並且注意病人的呼吸，因為他將有時要呻吟的。結果朝晨早到來了，在那最初灰色中，看出那出租的女人在門邊了，很親切請求她出來，去交掉馬麗，這一種真實的歡悅，在暫時，最後的眼光，看看菲立斯後，她離開那個房間，走進隔壁房間來，在那裏有個沙發，使她很舒服地可以達到安息了。哎，她在那裏是如何的好法，也不脫衣服，就倒在那上面，閉着眼睛。

在四點鐘之後，她醒了。一種舒服的微光，包圍

和鷓。從那關着的窗戶的縫隙中，穿進來那太陽光的狹小的綫條。她迅速地起來，馬上就明白地理會着了，今天亞爾佛是應當來了！這使她對於那以後時間的黯澹的情懷，很大膽地去應付了。她自己毫不躊躇地走到隔壁房間來，當她開門時，那在病人寢床上所鋪着的白色被蓋，刺着她的眼睛，有一秒鐘之久，然後教那把指頭放在唇邊的出租的女人，她離開她的位置起來，並且墊着脚尖，對着進來的人走去。“他睡得很熟，”她悄悄說道，並且往下說去，說他在一點鐘之前，劇烈地發熱，醒着躺在那裏，向太太問過兩次。在朝上醫生來過，說病人的情狀一點也沒有變動過。在那裏，她要把太太叫醒，那醫生沒有允許，他或者下午又要來一次。

瑪麗很注意聽着這好老人家講話，感謝她對於她的代職，然後就坐在她的位置上。

這時的暖氣，差不多是一個悶熱的日子，中午快要到了。那濃濃的太陽閃光，靜靜 臥在花園中。當瑪麗向床上看的時候，她百見病人放在被蓋上的瘦小的雙手，有時在輕輕地伸縮着，下顎是垂下去的，

面容是如死灰色一樣，嘴唇是微微地張開着的。他的呼吸有一秒鐘久中止了，然後面上依然又顫動着，“結果他是要死在亞爾佛未來之前的，”瑪麗這樣想着，好像現在騎這裏的菲立斯，依然現出一個悲苦的青年一樣，說出來如像一個在那無名痛苦之後的軟弱，在那無希望奮鬥之後屈服一樣。瑪麗忽然明白了，像這樣的容態，在最後的時間，是如此特異的反常，在這一瞬間他是缺少了，依然印出一個苦像來，當他看着她時，這在她看來，很明白地是一種苦味，在他的夢中，自然沒有憎惡的，他是依然變成美麗了，她願望他醒來，當她現在所看見的他，她覺得充滿一種不可言狀的悲哀，對於從他那裏得來的恐怖，也漸次消盡了，她在此地看見要死的他，又依然是她的愛人了，她又理解一次了，到底這是甚麼意義，這難免而可怕的悲慘，襲着她，並且一切她依然了解了，這一切的，他曾經是當為她的幸福，和她的生命的，而她是願意同他一道去死的，並且現在這一瞬間，是不可思議地接近了，在那裏一切，都應是不能挽回地過去了，這凝凍了的，這是在她的心上

攔着的。這是整日的日與夜的漠然，對於她交繞在一種沈鬱難了解之中。現在，現在，這個還是好的，他還生存着，還呼吸着，或許他還在做夢，但是過後，他將是凍着，躺在那裏是死了，人們將去埋葬他，並且他將是在一個靜寂的墳園中，深深地地下安息着，這日子也同樣地一天一天地過去了，而他在其間是腐朽了。她將去生存在人世之間，在其間她知道外邊有一個無聲無聞的墳墓，這是他的安息所，——他！就是她愛過的人！她的眼淚，不能制止地流着，結果她是要高聲地咽泣的了，在那時，他在握動了，當她還迅速地用那手掩，在她的頰上擦着的時候，他打開了眼睛，他用一個要想問的眼光，很久地看着她但是他沒有說。在幾分鐘之後，他低聲道：“來囑！”在那時她從她的椅子上立起來，彎着身子就他，而他舉起他的胳膊，好像他要把她的頸子攙着一樣。但是他讓他的膀臂，依沈下去，而問道：

“你哭泣過了嗎？”

“沒有”她迅速地回道。在其時，她用她的手，把垂在頰上的頭一擡轉去。

他依然是嚴肅而長久地看着她，然後轉過身去，他好像在沈思一樣。

瑪麗想道，或者她應當告訴病人一點，說他打電報給亞爾佛的事。她應當要為他預備一切後世嗎？不，有甚麼用處？最好是這樣，她自己在亞爾佛忽然到來後，再安置好了，這整個剩餘的時間，都消逝在一種沈鬱的等候的興奮當中。外面出來的事，如像赤在霧裏向她過去了，醫生來看病，不久也完了。他覺得病人，完全是冷淡，僅僅很少的時候，從那呻吟的半睡眠當中，醒了這些無關係的問題，和願望。他問到甚麼時候了，並且他要求喝水，那個出租的女人，走來走去，瑪麗把這整個的時間，消耗在房間，大半都是坐在挨近病人的椅子上。有時她立起來，換着臥榻的腳，用她的膀臂支持在靠背上面，有時她也走到窗邊去，看着園內那些樹木的影子，漸漸地變長了，一直到那黃昏經過那草場，和道路。緩緩地來了。這是變成一個悶熱之晚上了。那擺在病人頭邊的小棹上的蠟燭的光綫，搖搖地閃着。在完全到了夜裏的時候，從那灰青色的山後面遠處看出去，

就看見月亮出來了，一種輕微的氣流，漸漸把他升上來。瑪麗覺得非常新鮮，當那微風向她的額頭吹來時，就是那病人也覺得使他很好的。他動着頭，把他睜得很開的眼睛，轉向窗邊去，結果他深深地呼吸。

瑪麗握着他懸在被蓋邊上的手，“你想一點甚麼嗎？”她問道。

他慢慢地把手拉回來，並且說道，“瑪麗，來啊！”

她更接近一點，並且拿她的頭，完全接近他的墊枕。在那時他把他的手，如祈福的樣子，放在她的頭髮邊，而去着她因此而安靜。然後輕輕說道：“我感謝你，對於一切你用的愛情物。”她現在把她的頭，接近着他的，在那墊枕上靜息着，她又覺得她的眼淚來了。這時在房間裏是完全靜寂了，從遠處僅僅有一個火車的，漸次消沉的汽笛聲的音響，傳過來。於是依然是一個悶熱的夏夜的靜寂，是一個濃郁而神秘的夏夜。在那時，菲立斯忽然起身來，坐在床上，這樣的迅速，這樣的快法，使瑪麗驚駭。她從墊枕上立起來，凝視着菲立斯的面容。他用雙手抱住瑪麗

的面，如像他不常在那樣粗暴地做過一樣，‘瑪麗’他叫了出來，“現在我要回想到你了。”

‘想到甚麼上面？’她問道，並且想把她的頭，從他的手內解脫。他又顯出他依然又有一切的力氣，並且緊緊抱住她。

“我 回想你的約言上面去，”他很快說道，“就是你要同我一道去死。”他說這句話時，完全接近她來了，她感覺他的呼吸，向她的嘴邊拂來，而不能退回的，他是這樣接近着她說話，好像她應當把他的話語，用她的嘴唇去吞了一樣，“我帶你一道，我不想一個人去，因為我愛你，所以不讓你在這裏？”

她是為恐怖所麻木了。一個熱烈的呼叫。這樣的窒塞着，差不多祇有她使他聽得出。從她的喉管發出來。她的頭，在他的手內是不動了，那手壓着太陽穴和臉頰，他依然在說下去，他那熱灼而潤濕的呼吸，把她澱着。

“一道喲！一道喲！這也是你的志願！我也是害怕。一個人去死，你願意嗎？你願意嗎？”

她用她的腳，把在她身邊的椅子蹬開，最後她的

頭，從他兩手圍抱中引拔出來，好像她自己從一個圈子放出來一樣。他還把他的手永遠地停在空中，好像她氣頭還在那裏一樣，並且凝視着她，好像他不能了解發生過甚麼事一樣。

“不，不”她叫了出來，“我不願意！”並且跑到門邊去，他高揚他自己，好像他想跳出床舖一樣，現在是失去他的力氣，如像一個無生氣的堆塊了，他依然用一個受打擊的樣子，倒回床上去。她一點也不看了，她把門打開，跑過隔壁房間，走到大門去，她的思想不變了。他想把她掐死！她還覺得他那往下滑的手指，在她的太陽穴上，在她的臉頰上，一直到她的頸子上去。她靠在大門邊，沒有一個人在那裏，她還記得那傭婦人，是出去預備晚餐去了。她應當怎樣做，她依然經過大門，走向花園去，好像她要追隨甚麼一樣，她往那邊跑去，越過了道路和草場，一直達到另外一個終點為止。現在她轉過身來，可以看見那房間開着的窗子，就是剛纔她從那裏來過的，她祇看見燭光在裏面閃爍着，其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那是甚麼？那是甚麼？”他自言自語說道。她一點也

不知道，她應當幹甚麼，她毫無法子的樣子，在一條挨着牆垣的路上，走來走去，現在她忽然想起來，亞爾佛！他現在要來了！現在他應當來了！她在那廟垣之間看着外邊被月光照着的路上，她跑到花園門邊去，去打開牠，在面前，橫着一條白色而無人的路，或者他從另外一條路來，不是，不是，——那邊，那邊有一個影子接近來了，愈來愈近了，很迅速的，愈來愈迅速了，一個男人姿態，是他了？她向着他更急地走兩步：“亞爾佛！”“你是瑪麗嗎？”這真是他了，她真是喜極了，當他走到她跟前的時候，她要去吻他的手了，“怎麼樣了？”他問道，她把他擱住，沒有回答。

非立斯僅僅祇安靜睡了一會，於是他又起來看着周圍，她是走了，他是一個人了！一個緊縛的恐怖襲着他，僅僅祇有一樣，他是明白的，就是應當她在這裏陪着他，他從床上跳下來了，但是他不能規規矩矩地立着，又依然向後面往床上倒去，他覺得在他的袋腦裏，有一種嗡嗡之聲在響，他撐着椅子，但是椅子往前滑去，他也向前動着，“瑪麗，瑪麗。”他吶喃地

說着，“我不想一個人去死嘍！我是不能夠的！”她在
那裏？河處她能不生存？他還是永遠地懸着椅子，向
前滑去，一直到牆邊爲止。這裏是花園，對面是悶熱
之夜的藍色閃光，牠閃爍着，牠紊亂着，好像草與木
都在跳舞一樣！哦！這就是一個春日，使他恢復神康
的春日，這樣的空氣！若是常常有這樣的空氣包圍着
他，那嗎一定給他復原的，噯！那邊！甚麼是在那邊！
他看見從牆邊到此地，好像那牆垣是臥在深淵之中
一樣，來了一個婦人的影子，經過那白色閃光的砂
石子路，這是那碧色的月光所浸潤着的，她好像在
浮動，好像在飛，但是一點也不走近這邊來！瑪麗！瑪
麗！並且同時在她後面有一個人，一個男子同着瑪麗
——龐然大物——現在牆垣在開始跳舞了，他也跟
着跳舞，在後面黑色的天，也在跳舞，一切和一切
都在跟着他跳舞了，一種響音，歌聲的調子，從遠
處來，這樣的美麗嘍，這樣的美麗嘍，這時是黑暗
了。——

瑪麗同亞爾佛走上來，他們倆在跑，在走到窗邊
時，瑪麗停立着，害怕的樣子向着房間看去，“他沒有

在那裏？”她呼喊著。“床上是空的，”忽然叫喚出來了，向後倒在亞爾佛的膀臂間，他彎着身子，輕輕抱她的身子，離開一點，馬上看見他的朋友，在窗邊地板上輪着，穿着白的襯衫，伸長了腳，並且兩腿張得大大的，在他的側邊，有一把絆倒了的椅子，這椅子的靠背，他還用着一隻手，緊緊握着的。從嘴邊有一條血綫，往下顎流下去。兩片唇好像在伸縮一樣，眼臉也一樣地在動。當亞爾佛注意向內看的時候，祇有那皎潔的月光，在那浸白色的容顏上閃漾着。

譯 後

死 (Sterben) 的作者顯尼志勞，是一個世界偉大的有名的猶太人。雖然歐洲人儘管在那裏輕視和排擠那些失去了的祖國而飄流各國的猶太人民族，但是我們承認猶太人，是一種優越的民族。他們在各種學術及政治的地位上，往往佔有最高的位置。猶其是在經濟地位上，可以影響任何國家的財政。我們祇舉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在上海的經濟權，不是一大半都操在那英國猶太人哈同的手裏嗎。

猶太人產生有最有名的科學家恩斯坦，(Einstein) 同時在德奧兩國，又產生出現代兩個最偉大的文學家，顯尼志勞及華瑟曼，(Wassermann) 而前者猶其是知名世界，博得舉世的人文讚賞。他是特長

應用心理學到文學的領域來的名手，他的描寫的手腕，真使人嘆觀止了，更令人喝采的，是他解剖一個人的心理，真是細如毫末，剝割入微，使人隨後，永遠地深深印入腦子裏。在他的戲劇裏，還看不出有描寫心理的藝術來，因為在他的劇作中，祇感到對話的漂亮，與乎那種諷刺的意味的動人，真可以與蕭伯納抗衡了。

作者是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的骨幹。所以他的作品，猶其是戲劇，我們可以看出前後變遷的痕跡來。也許是自然主義的崩潰，而使他轉變作風的。總之作者是一個悲觀的厭世者，他把社會和人生，看得太醜惡和苦痛，所以有那樣嘲罵玩世，及悲慘命運的作品出來。

在這一篇“死”的故事當中，更現出他感傷和苦痛的調子來了。因為他是醫生，所以把病人對於死的觀念的心理，更描寫得淋漓盡致。分析病人各期的心理，有條不紊，一點也不重複。恐怕不是學醫的人，不是在醫院當過醫生的人，也決不會能這樣精細地描寫。但是祇有醫理的體驗，而無藝術的天才，也不

能做出這樣動人的作品，所以“死”這一類的作品，尤推獨步了。

事實是一個女子，愛上一個患肺病的男人，而這男人是一個幹筆墨生活的人。在開始男人被醫生判斷他，祇有一年生命後，他非常鎮靜，並且教那女人離開他，不願意她看見他死，因為早一點走，病人還未到難堪的地步，還可以從他那裏，得着一個鮮明而可愛的印象，但是女人非常愛這男人，大有生同衾死同穴之概，他們倆既然互相愛戀，為甚麼生出兩種不同的心理來呢？此地就是應用心理學的關鍵了，我們可以來分析他們倆的心理，在初期肺病的現象，病人不過祇覺得精神萎靡，並無各種可怕的現象出來，雖然醫生判決他祇有一年之久的壽命，但他自己還不覺死是怎麼樣地可怕，因為事實上離死期還有一年的期限。而在初期的病象中，並無惡劣的變態發生，所以他非常泰然，並且他是一個作精神工作的人，可用一種哲學，參透人生，他看見那女人，是非常壯健美麗，不應當愛一個將死的病人，去犧牲她如花一般的華年，所以他極力去拒絕女人，讓她離

開，但是女人一方面的心理，却恰恰和他相反。她不但不願意離開他，反而願同他一道去死，因為當時她還在熱戀他的時候，而他的病象又並不覺得可怕，並且一方面，還有他的朋友，也是一個醫生，極力地說是有恢復康健的希望，所以形成這樣一個情境。

但是一到病象漸漸走上衰頹的途上時，情境就大變了，病人一天一天地有惡劣的現象發生出來了，神經因之更加衰弱，對於生死的觀念，也完全變更了。這是由於病人在這時，在那衰弱的腦經裏，容易起着死的暗影，而常常有可怕的現象，使他神經更受不起這樣的刺激，因之更覺得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怕了。所以到後來，病人非要求女人一塊兒死不可，他覺得死是寂寞，死是可怕。他是愛那女人的健壯而美麗，而同又嫉妬她，在他死後，不知道又同誰一道去生存，所以他再三地要求她實踐前言，但是女人這時不同了，她不但不願意同他一道去死，並且希望能早些離開他，因為被她所愛的男人的印象，已竟變成可怕的面容了，並且病人那種特有的脾氣，與

乎咯血，呻吟，口臭種種惡象，都使她把愛神驅走了。而生出厭惡之心來，因為她那時是何等的康壯，年青，美貌喇！她那裏願意把寶貴的青春，去埋葬在死神的懷裏。這一對男女的心理的前後變遷，經作者的藝術手腕描寫出來，那是何等的清楚與動人。這一篇小說，真可算是世界文庫裏，一塊奇麗的寶玉。

但是這篇小說的文章，不論是做得怎麼好，然而內容的思想，却是一團糟。我們簡直可以稱呼牠為病的小說，不健全的文學作品。因為作者是知識份子，而又是醫生的緣因，所以他把一切的人們，都看成病人一樣，祇有痛苦，並且那樣痛態式的戀愛，也是我們在新時代生活着的人們，應當反對的。猶其是主人翁那種人生哲學，對於生死問題，沒有正確的主張，儘管讓自己前後矛盾。開始把生死看得很透澈，生雖可樂，死亦不足悲。到後來完全變成了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怕了。我們的青年，不應當有這種心理，把生死問題，要認識清楚。我們為鬭爭而生，不是鬭爭而死，確定我們的人生觀，向光明的坦途

走去。我們祇欣賞這作品的藝術手腕，而反對那樣表現世紀末的傷感憂鬱的病態的思想；要振作我們新世紀開始的鬥爭的時代的奮鬥精神。

近年以來，中國本埠又有點好現象出來了。就是已竟經過了粗製濫造的創作時代，而恢復新文學初期運動時，那種努力運輸外國文學的工作了。不過當時讀者的程度不深，而所要求的，並不是一定要第一流作家的上乘作品。祇要是外國來的都好，很少有判斷好壞的知識。可是近年來一般讀者的知識，比從前增加提高了，所以不滿意現代作家所供給他們的精神養料，而傾向歐美各國的名著了。因此各書坊，都在競爭出版世界文學名著。就是從來不大有人翻譯的德國文學，也熱鬧起來了。我並不是跟着來湊熱鬧，而是供給一般讀者的書熱，去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這一來，我們應當節省精力，只去介紹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品。不應當亂取一本比輕容易懂的書，就馬馬虎虎把牠翻譯出來。

作者的名字，在中國是很熟習了，不能詳細地介紹，只將他的略歷寫出來好了。

顯尼志勞他的原名是 (Arthur Schnitzler) 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生於維也納。他父親是個醫學教授，所以他是家學淵源，傳受他父親的衣鉢。但是他早年就開始文學生活，並且同時還去研究音樂。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八八年，在維也納的公立醫院當助手。以後就在醫院診察處當醫生。在一八九九和一九零三年，獲得着包爾斐德獎金，一直到現在都在維也納，過着他著作的生活。顯氏本來他的戲劇的名聲比他的小說的名聲要來得大些，但是近年來不大作戲劇了，出了許多中篇的小說。不過牠們的內容，依然是充滿灰色的憂鬱情調。

我的翻譯，完全是用直譯的方法，自然有些地方生澀的。猶其是主人翁談哲學的時候，真使人頭痛，所以這些地方，也最使人誤解。因之我很誠懇地要求高明的讀者，指出我的誤譯的句子，以好在第二版時，有所更正，那就感激得很了。

1929, 6, 10, 可憐於上海寓樓